

醒世恒言

十七之十九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7911 | |
| 冊數 | 16 (7) | | |
| 函號 | 附 | 5 | 5 |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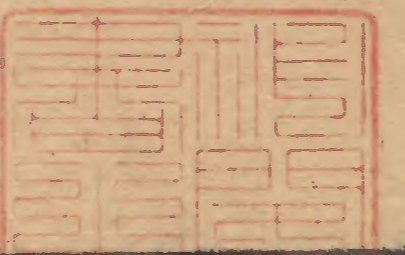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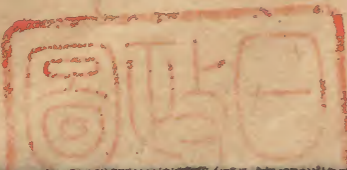
士子攻書農種田

工商勤苦掙家園

世人切莫閒遊蕩

遊蕩從來誤少年

嘗聞得老郎們傳說當初有個貴人官拜尚書家財萬貫生得有五個兒子只教長子讀書以下四子農工商賈各執一藝那四子心下不悅却不知甚麼緣故央人問老尚書四位公子何故都不教他習儒况且農工商賈勞苦營生非上人之所為府上富貴安享有餘何故舍逸就勞棄甘即苦只恐四位公子不能



皇世恒言

卷十七

一

習慣老尚書呵呵大笑疊着兩指說出一篇長話來道是

世人盡道讀書好 只恐讀書讀不了

讀書個個望公卿 幾人能向金塔頭

郎不郎時秀不秀 長衣一領遮前後

畏寒畏暑畏風波 養成嬌怯難生受

算來事事不如人 氣硬心高妄自尊

稼穡不知貪逸樂 那知逸樂會亡身

農工商賈雖然賤 各務營生不辭倦

從來勞苦皆習成 習成勞苦筋力健

春風得力總繁華 不論桃花與菜花

自古成人不自在 若貪安享豈成家

老夫富貴雖然愛 戲場紗帽輪流戴

子孫失勢被人欺 不如及早均平派

一脉書香付長房 諸兒恰好四民良

煖衣飽食非容易 常把勤勞答上蒼

老尚書這篇話至今流傳人間人多服其高論為何的多有富貴子弟擔了個讀書的虛名不去務本營生戴頂角巾穿領長衣自以為上等之人習成一身輕薄稼穡艱難全然不知到知識漸開戀酒迷花無

所不至甚者破家蕩產有上稍時沒下稍所以古人云五穀不熟不如萬稗貪却除錢失却見在這叫做受用須從勤苦得淫奢必定禍災生

說這漢末時許昌有一巨富之家其人姓過名善真個田連阡陌牛馬成羣莊房屋舍幾十餘處童僕廝養不計其數他雖然是個富翁一生省儉做家從沒有穿一件新鮮衣服喫一味可口東西也不曉得花朝月夕同個朋友到勝景處遊玩一番也不會四時八節備個筵席會一會親族請一請鄉黨終日縮在家中皺着兩個眉頭喫這碗枯茶淡飯一把匙鑰緊

緊掛在身邊絲毫東西都要親手出放房中卓上更無別物單單一個算盤幾本帳簿身子恰像生鐵鑄就熟銅打成長生不死一般日夜思算得一望十得十望百堆積上去分文不舍得妄費正是

世無百歲人

枉作千年調

那過善年紀五十餘外合家稱做太公媽媽已故止有兒女二人兒子過遷已聘下方長者之女為媳女兒淑女尚未議姻過善見兒子人材出眾性質聰明立心要他讀書却又慳吝不肯延師在家送到一個親戚人家附學誰知過老本是個看財童子兒子却

世父定生
敗兒一聚
散自然
之理也

是個敗家五道。平昔有幾件毛病，見了書本就如冤家，遇着婦人便是性命，喜的是喫酒，愛的是賭錢，蹴踘打彈，賣弄風流，放鷄擊鷹，爭誇豪俠，耍拳走馬，骨頭輕使，棒輪鎗心竅癢。

自古道：物以類聚，過遷性喜。遊蕩就有一班浮浪子弟，引誘打合。這時還懼怕父親，早上去了，至晚而歸，過善一心單在錢財上做工夫的人，每日見兒子早出晚入，只道是在學裡，那個去查考？況且過遷把錢買囑了送飯的小廝，日逐照舊送飯，到半路上作成他飽啖歸來，瞞得鐵桶相似。過善何繇得知？過遷在

先生面前，只說家中有事，不得工夫。過幾日間，或去點個卯兒，又時常將些小東西孝順。那先生一來見他，不像個讀書之人；二來見他，老官兒也不像認真要兒讀書的；三來又貪着些小利，總然有些知覺，也粧聾作啞，只當不知，不去拘管他。所以過遷得恣意無藉，家中毫不知覺。常言說得好：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不想方長者曉得了，差人上覆過善，過善不信，想道：若在外恁般遊蕩，也得好些銀子使費，他却從何而來？況且小廝日日送飯到學，並不說起不在，那有這事？又想道：方親家是個真誠之人，必是有因。方纔

來說不可不信，便喚送飯的小廝來問道：小官人，日日不在學裡，你把飯都與那個喫了？這小廝是個教熟糊繇，便道：呀，小官人無一日不在學裡，那個却掉這樣大謊？過善只道小廝家是實話，更不再問。到晚間過遷回來，這小廝先把信兒透與知道，到了房中，過善問道：你如何不在學裡讀書？每日在外遊蕩，過遷道：這是那個說，快叫來打他幾個耳聒子，戒他下次不許說謊。我那一日不在學裡，造這話來誦我，過善一來是愛子，二來料他沒銀使費，况說話與小廝一般，遂信以為實，然更不題起，正是：

因無背後眼

只當耳邊風

過了幾日，方長者又教人來說，太公如何不拘管小官人到學裡讀書，仍舊縱容在外狂放。過善道：不信有這等事，即教人到學裡去問，看他今日可在家人到學看時，果然不見個影兒。問那先生時，答道：他說家中有事，好幾日不到學了。家人急忙歸家回復了過善，過善大怒道：這畜生元來恁地，即將送飯小廝拷打起來。這小廝喫打不過，說道：小官人每日不知在何處頑耍，果然不到學中，再三教我瞞着太公，過善聽說，氣得手足俱戰，恨不得此時那不肖子就立

醜世情書 卷一
在眼前一棒敲死，方泄其忿，却得淑女在傍解勸，捱到晚間，過遷回家，老兒滿肚子氣，已自平下了一柴，纔罵得一句畜生，你在外胡爲，瞞得我好，淑女就接口道：哥哥，你這幾日在那里頑耍，氣壞了爹爹，還不跪着告罪，過遷真個就跪下去，扯個謊道：孩兒一向在學攻書，這三兩日因同學朋友家中賽神做會，邀孩兒去看，誠恐爹爹嗔責，分付小廝莫說，望爹爹恕孩兒，則個淑女道：爹爹息怒，哥哥從今讀書便了，過善被他一片謊言瞞過，又信以爲實，當下罵了一場，關他在家中看書，不放出門，隔了兩日，有人把幾伯

畝田賣與過善，議定價錢，做下文書，到後房一隻箱內去取銀子，開箱看時，喫了一驚，那箱內約有二千餘金，已去其大半，原來過遷曉得有銀在內，私下配個匙鑰，夜間俟父親妹子睡着，便起來悄悄撫開偷去，花費陸續取溜了，他也不知用過多少，當下過善叫屈連天，淑女聽得，急忙來問，見說沒了銀子，便道：這也奇怪，在此間的東西如何失了，爹爹莫不記錯了，沒有這許多，過善道：不錯，不錯，原來這畜生偷我的銀子在外花費，卽忙尋了一條棒子，喫過遷到來，此時銀子爲重，把憐愛之情，閣過一邊，不由分說，扯過

醉地慙慙
來一頓棍棒，只打得滿地亂滾。淑女負命解勸，將過善拉過一邊，扯住了棒兒。過善喝道：畜生，你怎樣偷的在那處花費？實說出來，還有個商量。若一句支吾，定然活活打死。過遷打急了，只得一直說。連那是鑰在襯帶上，解將下來，氣得過善雙腳亂跳道：留你這畜生，總是不肖之子，被人耻笑，不如早死，到得乾淨，又要來打。那時闖家男女都來下跪討饒。過善討條鏈子鎖在一間空房裡去，連這田也不買了，氣倒在一個壁角邊坐地。這老兒雖是一時氣，不過把兒子痛打一頓，却又十分肉疼。想道：看他這模樣兒，也

不像落莫的，誰道到是個敗子，怎地使他回心轉意，便好心下躊躇，無計可施。淑女勸道：爹爹事已至此，氣亦無益，只因哥哥年紀幼小，被人誘引，以致如此。今後但在家中讀書，不要放他出門，遠着這班人他的念頭自然息了。衆家人也勸道：太公關鎖小官人，也不是長法。如今年已長大，何不與他完了姻事，有娘子絆住身子，料必不想到外邊遊蕩。豈不兩全其美？過善見說，深以為然。兩三日後，放其鎖禁，又將好言教誨。過遷受了這場打罵，勉強住在家中，不敢出門。半月之後，過善擇了吉日，叫媒人往方家去說要

娶媳婦過門方長者也是大富之家粧奩久已完備一諾無辭到了吉期迎娶來家那過善素性儉朴諸事減省草草而已且說過遷初婚時見渾家面貌美麗粧奩富盛真個日住在家中橫豎成雙全不想到外邊遊蕩過善見兒子如此甚是歡喜過了幾時方氏歸寧回去過遷在家無聊三不知閃出去尋着舊日這班子弟到各處頑耍只是手中沒有錢鈔使費不能恣意想起渾家箱籠中必然有物將出舊日手段逐一捫開搜尋去撒漫使得手滑了連衣飾都把來弄得罄盡不一日渾家歸來見箱籠俱空叫苦

不迭盤問過遷時只推不知夫妻反目起來過善聞知氣得手足麻冷喚出兒子來一把頭髮揪翻亂踢亂打這番連淑女也勸解不住了過善喝道只道你這畜生改悔前非尚有成人之日不想原復如是我還有甚指望不如速死畱我老性命再活幾日見旁邊有個棒槌便搶在手劈頭就打嚇得淑兒魂不附體雙手扳住臂膊哭道爹爹別件打猶可這東西斷然使不得的方氏見勢頭利害心中懼怕說道公公請息怒媳婦沒不多幾件東西不爲大事過善方纔放手淑女勸父親到房中坐下告道爹爹只有一子

怎生如此毒打萬一失手打壞後來倚靠何人過善道這畜生到底不成人的了還指望倚靠着他打灰了也省得被人談耻淑女道自古道敗子回頭便作家哥哥方纔少年那見得一世如此不爭今日一時之怒一下打成後來思想悔之何及過善被女兒苦勸一番怒氣少息欲要訪問同遊這班人告官懲治又怕反用銀子只得忍耐自此之後過遷日日躲在房裏不敢出門連父親面也不敢見常言道偷食貓兒性不改他在外邊放蕩慣了看着家中猶如牢獄一般那里坐立得住過了月餘瞞着父親悄悄却又

過寬過嚴
皆墜閉之
招也

出去渾家再三苦諫全不作准欲要向過善說知又見打得利害不敢開口只得到與他隱瞞過遷此時身邊並無財物寡闖了幾日甚覺沒趣料道家中決然無處出豁私下將田產典人四處抵借銀子日夜在花街柳巷酒館賭坊迷戀不想回家方氏察聽得實恐怕在外學出些不好事來只得告知過善過善大驚道我只道這畜生還躲在房裏元來又出去了埋怨方氏道娘子這畜生初出去時何不就說直至今日方言方氏道因見公公打得利害故不敢說過善道這樣不肖子打灰罷了要他何用當下便差人

四下尋覓淑兒姑嫂二人反替他擔着愁擔子將棍棒之類預先都藏過了早有人報知過遷過遷量得此番歸家必然鎖禁不能出來索性莫歸罷遂請着妓者藏在閨漢人家取樂覺道有人曉得卽又換場一連在外四五個月這些家人們雖然知得些風聲那個敢與小主人做冤家只推沒處尋覓過善愈加氣惱寫一紙忤逆狀子告在縣裏却得閨漢們替過遷衙門上下使費也不上緊拿人常言道水不波平不言這班閨漢替過遷衙門打點使錢亦是有利而爲之若是得利均分到也和其光而同其塵

了因有手遲脚慢的眼看別人賺錢心中不忿却去過老面前搬嘴說令郎與某人某人往來怎樣闕賄將田產與某處抵銀多少筭來共借有三千銀子把那老兒嚇得面如土色想道畜生恁般大膽如此花費能消幾時再過一二年連我身子也是別人的了問道如今這畜生在那裡其人道見在東門外三里橋北塊下老王三家他前門是不開的進了小巷中間有個小小竹園便是他後門內有茅亭三間此乃令郎安頓之所過善得了下落喚了五六个家人跟隨一徑出東門到三里橋分付衆人在橋下伺候莫

要驚走了那畜生待我喚你們時便一齊上前也是
這日合當有事過遷恰好和一個朋友說話不覺送
出園門作別過了方欲轉身忽聽得背後吆喝一聲
畜生那里走過遷回頭一看原來是父親唬得雙腳
俱軟寸步也移不動說時遲那時快過善趕上一步
不由分說在地下掙起一塊大石塊口裡恨着一聲
照過遷頂門擘將去啣刺一聲响只道這畜生今番
性命休矣正是

地府忽增不肖鬼

人間已少敗家精

這一响只道打碎天靈蓋了不想過遷後生眼快見
父親來得兇惡剛打下時就傍邊一閃那石塊恰恰
中在側邊一堆亂磚上打得磚頭亂滾下來過遷望
着巷口便跑不想去得力猛反把過善衝倒過善爬
起身來一頭趕一頭喊道殺爺的逆賊走了快些拿
住衆家人聽得家長聲喚都走攏來看時過遷已自
去得好遠過善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只叫快趕趕
着的有賞衆人領命分頭追趕小官人過善獨自個
氣忿忿地坐在橋上約有兩個時辰不見回報天色
將晚只得忍着氣一步步捱到家裡淑女見父親餘
怒未息已猜着八九上前問其緣故過善細細告說

如此如此，淑女含泪勸道：「爹爹年過五旬，又無七男八女，只有這點骨血，總雖不肖，但可教誨，何忍下此毒手？適來幸喜他躲閃得快，不致傷身，倘有失錯，豈不覆宗絕祀？爹爹今後斷不可如此。」過善咬牙切齒，恨道：「我便爲無祀之鬼也罷，這畜生定然饒他不得。」不題淑女苦勸父親，且說過遷得了性命，不論高低，只望小路亂跑，正行間，背後二人飛也似趕來，一把扯住，定要小官人同回。你道這二人是誰？乃過善家裡義孫小三、小四兄弟兩個，領着老主之命，做一路兒追趕小官人，恰好在此遇見過遷，捩腕不開，心中

忿怒，提起拳頭，照着小四心窩裡便打。小四着了拳，只叫得一聲「阿瘡」，仰後便倒，更不做聲。小三見兄弟跌悶在地，只道死了，高聲叫起屈來，扭住小官人，成也不放。事到其間，過遷也沒了主意。左右是個左右，不是他，便是我，一發併了命罷。捏起兩個拳頭，沒頭沒腦亂打將來。他會學個拳法，頗有些手脚。小三如何招架得住，只得放他走了。回身看小四時，已自甦醒。小三扶他起來，就近處討些湯水與他喫了，兩個一同回家，報與家主。別個家人趕不着的，也都回。過善只是嘆氣，不在話下。且說過遷一頭走，一頭想，

不拳法打
目家人

父親不懷好意了。見今縣裏告下忤逆。如今又打灰小四罪上加罪。這條性命休矣。稱身邊還存得三四兩銀子。可做盤纏。且往遠處逃命。再作區處。算計已定。連夜奔走。正是

忙忙如喪家之狗

急急如漏網之魚

過遷去有半年。杳無音信。里中傳爲已死。這些幫閒的要自脫干係。攬掇債主教人來過家取討銀子。若不還銀。要收田產。那債主都是有勢有力之家。過善不敢冲撞。只得緩詞謝之。回得一家去時。接脚又是

一家來說門上絡繹不絕。都是討債之人。過善索性不出來相見。各家見不應承。齊告在縣裡。差人拘來審問。縣令看了文契對過善道。這都是你兒子借的。須賴不得。過善道。逆子不遵教誨。被這班小人引誘。爲非將家業蕩費殆盡。向告在臺。逃遁于外。未蒙審結。所存些少。止勾小人送終之用。豈可復與逆子還債。况子債亦無父還之理。縣令笑道。汝尚不肯與子還債。外人怎肯把銀與汝子白用。且引誘汝子者。决非放債之人。如何賴得。總之汝子不肖。莫怪別人。但父在子不得自專。各家貪嗇。重利與敗子。私自立券。其心亦是不良。今照契償還本銀利錢。勿論銀完之

歸得是

日原契當堂銷毀，居中人重責問罪。過善被官府斷了，怎敢不依，只得逐一清楚。心中愈加痛恨，到以兒子死在他鄉為樂，全無思念之意。正是

種田不熟不如荒

養兒不肖不如無

話休煩絮，且說過善女兒淑女，天性孝友，相貌端莊，長成一十八歲，尚未許人。你道恁樣大富人家，為甚如此年紀，猶未議婚？過善只因是個愛女，要覓個啗嗟女婿為配，所以高不成，低不就，揀擇了多子弟，沒個中意的，蹉跎至今。又因兒子不肯，越把女兒值錢，要擇個出人頭地的贅入家來，付託家事故。此愈

難其配。話分兩頭，却說過善隣近有一人，姓張名仁，世代耕讀家，頗富饒。夫妻兩口，單生一子，取名孝基，生得相貌魁梧，人物濟楚，深通今古，廣讀詩書。年方二十，未曾婚配。張仁正央媒人尋親，恰好說至過家，過善已曾看見孝基，這個丰儀，却又門當戶對，心中大喜，道得此子為婿，我女終身有托矣。張仁是個獨子，本不舍得贅出，因過善央媒再三來說，又聞其女甚賢，故此允了。少不得聞名納絲，奠雁傳書，贅入過家。孝基雖然贅在過家，每日早晚省視父母，並無少怠。夫妻相待，猶如賓客，敬重過善，同于父母。又且為

人謙厚待人接物一團和氣上下之人無不悅服遇善愛之如子凡有疑難事體托他支理看其材幹孝基條分理析井井有方過善因此愈加歡喜只有方氏在房思想丈夫不知在于何處並無消耗未知成活存亡日夜悲傷不已光陰如箭張孝基在過家不覺又是二年有餘過善忽然染病求神罔效用藥無功方氏姑嫂二人晝夜侍奉湯藥孝基居在外廂綜理諸事那老兒漸漸危篤自料不起分付女兒治酒遍請隣里親戚到家囑付道列位高親在上老漢托賴天地祖宗拚得這些薄產指望傳諸子孫世守其業不幸命薄生此不肖逆賊破費許多向已潛遁在外未知死生幸爾尚有一女所配得人聊慰老景不想今得重疾不久謝世故特請列位到來做個證明將所有財產盡傳付女夫接紹我家宗祀久已寫下遺囑煩列位各署個花押倘或逆子猶在探我亡後回家爭執竟將此告送官司官府自然明白遂於枕邊摸出遺囑教家人遞與衆人觀看此時衆人疑是張孝基見識尚未開言只見張孝基說道多蒙岳父大恩但岳父現有子在萬無財產反歸外姓之理以小婿愚見當差人四面訪覓大舅回來將家業付之

以交子之情、小婿夫妻自當歸宗、設或大舅身已不幸、尚有舅嫂守節、當交與掌管、然後訪族中之子、立爲後嗣、此乃正理、若是小婿承受、外人必有逐子愛婿之謗、鳩替鵲巢、小婿亦被人談論、這決不敢奉命、淑女也道、哥哥只因懼怕爹爹責罰、故躲避在外、料必無恙、丈夫乃外姓之人、豈敢承受、衆人見他夫妻說話、出於至誠、遂齊聲說道、令婿令愛之言、亦似有理、且待尋訪小官人一年半載、待有的儘、再作區處、過善道小婿之言、不是愛我、乃是害我、衆人道、如何是害、太公過善道、老漢一生辛苦、得這些家事、

逆子視之、猶如糞土、不上半年、破散四千餘金、如此揮霍、便銅斗家計、指日可盡、財產既盡、必至變賣塋墓、那時不惟老漢不能入土、恐祖宗在土之骨、反暴棄荒野矣、孝基又道、大舅昔因年幼、爲匪人誘惑所致、今已年長、又有某輩好言勸諭、料必改過自新、決不至此、過善道未必未必、有我在日、嚴加責罰、尚不改悛、我死之後、又何人得而禁之、衆人都道、依着我們愚見、不若均分了、兩全其美、令郎回時、也沒得話說、過善只是不許、孝基夫婦再三苦辭、過善大怒道、汝亦効逆子、要毆死我麼、衆人見他發惡、乃對孝基

道令岳執意如此不必辭了遂將遺囑各寫了花押
遞與過老淑女又道爹爹家財盡付與我夫嬾嫂嫂
當置于何地過善道我已料理在此不消你慮將遺
囑付過孝基孝基夫婦泣拜而受過善又摸出二紙
捏在手中請過方長者近前說道逆子不肖致令愛
失其所天老漢心實不安但耽悞在此終爲不了老
漢已寫一執照于此付與令愛老漢亡後煩親家引
回另選良醜萬一逆子回來有言執此赴官訴理外
有田百畝以償逆子所費粧奩道罷將一紙遞與方
長者也不來接荅道小女旣歸令郎乃親家家事已
與老夫無干况寒門從無二嫁之女非老夫所願聞
親家請勿開口道罷往外就走孝基苦留不住過善
呼媳嬾出來說知方氏大哭道妾聞婦人之義從一
而終夫死而嫁志者耻爲何況妾夫尚在豈可爲此
狗彘之事過善又道逆子總在這等不肖守之何益
方氏道妾夫雖不肖妾志不可改必欲奪妾之志有
死而已過善道你有此志氣固是好事但我亡後家
產已付女夫掌管你居于此須不穩便淑女道爹爹
嫂嫂旣肯守節家業自然該他承受孩兒歸于夫家
纔是正理方者道姑娘我又無子嗣要這些家財何

用公公既有田百畝與我當歸母家以贍此生卽丈
夫回家亦可度日衆人齊聲稱好過善道媳婦你與
過門爭氣這百畝田尚少再增田二百畝銀子二百
兩與你終身受用方氏含泪拜謝分撥已定過善教
女婿留親戚隣里於堂中飲酒至晚方散那過善本
來病勢已有八九分却又勉強料理這事喉長氣
短費舌勞唇勞碌這半日到晚上愈加沉重女兒媳
婦守在床邊啼啼哭哭張孝基備辦後事早已停當
又過數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女兒媳婦都哭得昏迷幾次張孝基也十分哀痛衣
衾棺槨極其華美七七之中開喪受弔延請僧道修
做好事以資冥福擇選吉日葬于祖塋每事務從豐
厚殯葬之後方氏收拾歸于母家姑嫂不忍分捨大
哭而別不在話下且說張孝基將丈人所遺家產錢
財米穀一一登記帳簿又差人各處訪問過遷並無
踪影時光似箭歲月如流倏忽便過五年那時張孝
基生下兩個兒子門首添個解當舖兒用個主管總
其出入家事比過善手內又增幾倍話休煩絮一日
張孝基有事來到陳留郡中借個寓所住下偶同家

人到各處遊玩，末後來至市上，只見個有病乞丐，坐
在一人家簷下，那人家驅逐他起身，張孝基心中不
忍，教家人朱信捨與他幾個錢鈔，那朱信原是過家
老僕，極會鑑貌辨色，隨機應變，是個伶俐人兒，當下
取錢遞與這乞丐，把眼觀看，喫了一驚，急忙趕來對
張孝基說道：「官人向來尋訪小官人下落，適來丐者
面貌好生廝像，張孝基便定了腳，分付道：『你再去細
看，若果是他，必然認得你。』且莫說我是你家女婿，太
公產業都歸于我，只說家已破散，我乃是你新主人，
看他如何對答，然後你便引他來相見，我自處朱
信得了言語，覆身轉去，見他正低着頭，把錢繫在一
根衣帶上，藏入腰裏，朱信仔細一看，更無疑惑，那丐
者起先捨錢與他時，其心全在錢上，那個來看捨錢
的，是誰？這次朱信去看時，他已把錢藏過，也舉起眼
來，認得是自家家人，不覺失聲叫道：「朱信，你同誰在
這里？」朱信便道：「小官人，你如何流落至此？」過遷泣道：
「自從那日逃奔出門，欲要央人來勸解爹爹，不想路
上恰遇着小三小四兄弟兩個攔阻住了，務要拖我
回家，我想爹爹正在盛怒之時，這番若回性命，決然
難活，匆忙之際，一拳打去，不意小四跌倒便死，心中

害怕、連夜逃命奔了幾日、方到這裏、在客店中歇了
幾時、把身邊銀兩喫盡、被他趕入出來、無可奈何、只
得求乞度命、日夜思家、沒處討個信息、天幸今日遇
你可實對我說、那日小四死了、爹爹有何話說、朱信
道、小四當時醒了轉來、不曾得死、太公已去世五年
矣、過遷見說父親已死、叫聲苦也、望下便倒、朱信上
前扶起、喉中哽咽、哭不出聲、嗚嗚了好一回、方纔放
聲大哭道、我指望回家、央人求告收留、依原父子相
聚、誰想已不在了、悲聲慘切、朱信亦不覺墮淚、哭了一
回、乃問道、爹爹既故、這些家私是誰掌管、朱信道、

太公未亡之前、小官人所借這些債主齊來取索、太
公不肯承認、被告官司、衙門中用了無數銀子、及至
審問、一一斷還田產、已去大半、小娘子出嫁、粧奩又
去了好些、太公臨終時、恨小官人不學好、盡數分散
親戚、存下些少、太公死後、家無正主、童僕等輩、一頓
亂搶、分毫不留、止存住宅、賣與我新主人張大官人
把來喪中殯葬之用、如今寸土俱無了、過遷見說、又
哭起來道、我只道家業還在、如今掙扎性命、回去學
好爲人、不料破費至此、又問道、家產便無了、我渾家
却在何處、妹子嫁于那家、朱信道、小娘子就嫁在近

處人家大嫂到不好說。過遷道却是爲何。朱信道太公因久不見小官人消息，只道已故，送歸母家，令他改嫁。過遷道可曉得嫁也不會。朱信道老奴爲投了新主人，不時差往遠處在家日少，不會細問。想是已嫁去了。過遷撫膺大慳道：只爲我一身不肖，家破人亡，財爲他人所有，妻爲他人所得，誠天地間一大罪人也。要這狗命何用，不如灰休，望着塔沿石上，便要撞死。朱信一把扯住道：小官人，螻蟻尚且貪生，如何這等短見。過遷道：昔年還想有歸鄉的日子，故忍耻偷生。今已無家可歸，不如早些死了，省得在此出醜。

朱信道好灰不如惡活，不可如此。老奴新主人做人甚好，待我引去相見，求他帶回鄉里，倘有用得着你的處，就在他家安身立命。到老來還有個結果。若灰在這里，有誰收取你的屍骸，却不枉了這一灰。過遷沉吟了一回道：你話到說得是，但羞人子，怎好去相見。萬一不留，反于折這番面皮。朱信道至此地位，還顧得什麼羞耻。過遷道：既如此，不要說出我真姓名來，只說是你的親戚罷。朱信道適纔我先講過了，怎好改得。當下過遷無奈，只得把身上破衣裳整一整，隨朱信而來。張孝基遠遠站在人家屋下，望見他啼

哭這一段光景，覺道他有懊悔之念，不勝嘆息。過遷走近孝基身邊，低着頭站下。朱信先說道：「告官人，正是老奴舊日小主人，因逃難出來，流落在此，求官人留他則個。」便叫道：「過來見了官人。」過遷上前，欲要作揖去，扯那袖子，却都只有得半截，又是破的，左扯也蓋不來手，右扯也遮不着臂，只得抄着手，唱個喏。張孝基看了，愈加可憐，因是「舅子不好受他的禮，還了個半禮。」乃道：「愛你是個好人，家子息怎麼到這等田地，但收留你回去，沒有用處，却怎好？」朱信道：「告官人，隨分胡亂留他罷。」張孝基道：「你可會灌園麼？」過遷道：

小人雖然不會，情願用心去學。張孝基道：「只怕你是受用的人，如何喫得恁樣辛苦？」過遷道：「小人到此地位，如何敢辭辛苦？」張孝基道：「這也罷，只是依得三件事，方帶你回去。若依不得，不敢留。」過遷道：「不知是那三件？」張孝基道：「第一件，只許住在園上，飯食教人送與你，喫不許往外行走。若跨出了園門，就不許跨進園門。過遷道：「小人玷辱祖宗，有何顏見人往外行走？」住。在園上，正是本願。這個依得。」張孝基見說話有自愧之念，甚是歡喜，又道：「第二件，要早起，晏息，不許貪眠，懶怠偷工。過遷道：「小人天未明就起身，直至黑。」

了方止。若有月的日子，夜裡也做，怎敢偷工。這個也依得。孝基又道：「夜裡到不消得，只日裡不偷工，就勾了第三件。若有不到之處，任憑我責罰，不許怨。長過遷道，既蒙收養，便是重生父母，但憑責罰，成而無怨。」張孝基道：「既都肯依隨我來，也不去閒玩，覆轉身，引到寓所門口，過遷隨將進來。」主人家見是個乞丐，大聲叱咤，不容進門。張孝基道：「莫趕他，這是我家的人。」主人家道：「這乞丐常是在這里討飯喫，怎麼是府上家人？」朱信道：「一向流落在此，今日遇見的，到裡邊開了房門。」張孝基坐下，分付道：「你隨了我，這模樣不好看，相朱信，你去教主人家燒些湯與他洗淨了身子，省兩件衣服與他換了，把些飯食與他喫。」朱信便去教主人家燒起湯來，喚過遷去洗浴。過遷自出門，這幾年從不曾見湯面，今日這浴就如脫皮退殼，身上塵糟足足洗了半缸。朱信將衣服與他穿起，梳好了頭髮，比前便大不相同。朱信取過飯來，恣意一飽。那過遷身子本來有些病體，又苦了一苦，又在當風處洗了浴，見着飯又多喫了碗三合，湊到夜裡生起病來。張孝基倩醫調治，有一個多月，方纔痊愈。張孝基事體已完，算還了房錢，收拾起身，又雇了個生口與

過遷乘坐一行四衆循着大路而來張孝基開言道
過遷你是舊家子弟我不好喚你名字如今改教做
過小乙又分付朱信你們叫他小乙哥兩下穩便朱
信道小人知道張孝基道小乙今日路上無聊你把
向日興頭事情細細說與我消遣過遷道官人往事
休題若說起來羞也羞死了張孝基道你當時是個
風流趣人有甚麼羞且略說些麼過遷被逼不過只
得一直說前後浪費之事張孝基道你起初恁般
快活前日街頭這樣苦楚可覺有些過不去麼過遷
道小人當時年幼無知又被人哄騙以致如此懊悔

遷是張孝
基作用

無及矣張孝基道只怕有了銀子還去快活哩過遷
道小人性命已是多的了還做這樁事便殺我也不
敢去張孝基又對朱信道你是他老人家可曉得太
公少年時也曾恁般快活過麼朱信道可憐他日夜
只想做人家何曾舍得使一文屈錢却想這樣事孝
基道你且說怎地樣做人家朱信扳指頭一歲起運
細說怎地勤勞如何辛苦方掙得這等家事不想小
乙哥把來看得像土塊一般弄得人亡家破過遷所
了只管哀泣張孝基道你如今哭也遲了只是將來
學做好人還有個出頭日子一路上熱一句冷一句

把話打着他心事過遷漸漸自然自艾懊悔不迭正是

臨崖立馬收繮晚

舡到江心補漏遲

在路行了幾日來到許昌張孝基打發朱信先將行李歸家報知渾家自同過遷徑到自已家中見過父母將此事說知令過遷相見已畢遂引到後園打掃一間房子把出被窩之類交付安歇又分付道不許到別處行走我若查出時定然責罰過遷連聲答應不敢不敢孝基別了父母回至家中悄悄與渾家說了渾家再三稱謝不題且說過遷當晚住下次日清

早便起身擔着器具去鋤地看那園時甚是廣闊過園編竹爲籬張太公也是做家之人並不種甚花木單種的是蔬菜灌園的非止一人過遷初時那里運弄得來他也不管一味蠻墾過了數日漸覺熟落好不歡喜每日擔水灌澆刈草鋤墾也不與人搭話從清晨直至黃昏略不少息或遇凄風楚雨之時思想父親恸聲痛泣欲要往墳上叩個頭兒又守着規矩不敢出門想起妹子聞說就嫁在左近却不知是那家意欲見他一面又想今日落于人後何顏去見妹子總不嫌我倘被妹夫父母兄弟奚落却不自取其

辱索性把這念頭休了。且說張孝基日日差人察听見如此勤謹萬分歡喜。又教人私下試他。說小一哥你何苦日夜這般勞碌偷些工夫同我到街坊上頑耍頑耍請你喫三盃可好麼。過遷大怒道你這人自己怠惰已是不該却又來引誘我爲非下次如此定然稟知官人。一日張孝基自來查點假意尋他事過高聲叱喝要打過遷伏在地上。說道是。小人有罪正該責罰。張孝基恨了幾聲乃道姑恕你初次且不計較倘若再犯定然不饒。過遷頓首唯唯自此之後愈加奮勵約莫半年並無倦怠之意足跡不敢跨出園門。張孝基見他悔過之念已堅一日教人拿着一套衣服并巾幘鞋襪之類來到園上對過遷道我看你作事勤謹甚是可用如今解庫中少個人相幫你去得可戴了巾幘隨我同去。過遷道小人得蒙收留灌園已出望外豈敢復望解庫中使令。張孝基道不必推辭但得用心支理便是你的好處了。過遷即便裹起巾幘整頓衣裳此時模樣比前更是不同。隨孝基至堂中作別。張太公出門路上無顏見人低着頭而走不一時望見自家門首心中傷感暗自掉下淚來。到得門口只見舊日家人都叉手拱立兩邊讓張

孝基進門。過遷想道：我家這些人如何都歸在他家。想是隨屋賣的了。却也不敢呼喚。只低着頭而走。衆家人隨後也跟進來。到了堂中。便立住脚。不行。見卓椅。家火之類。俱是自家故物。愈加悽慘。張孝基道：你隨我來。認你見一個人。過遷正不知見那個。只得又隨着而走。却從堂後轉向左邊。過遷認得這徑道。乃他家舊時往家廟去之路。漸漸至近。孝基指着堂中道：有人在裏邊。你進去認一認。過遷急忙走去。擡頭便見父親神影翻身拜倒在地。哭道：不肖子流落卑汚。玷辱家門。生不能侍奉湯藥。死不能送骨入土。忤逆不道。粉骨難贖。以頭叩地。血被于面。正哭間。只听得背後有人哭來。叫道：哥哥。哥哥。你一去不回。全不把爹爹爲念。過遷舉眼見是妹子。一把扯住道：妹子。只道今生已無再見之期。不料復得與你相會。哥妹二人相持大哭。

昔年流落實堪傷

今日相逢轉斷腸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哥妹哭了一回。過遷向張孝基拜謝道：若非妹丈救我性命。必作異鄉之鬼矣。大恩大德。將何補報。張孝基扶起道：自家骨肉。何出此言。但得老舅改過自新。

以慰岳丈在天之靈勝似報我也過遷泣謝道不肖
謹守妹丈向日約束倘有不到處一依前番責罰張
孝基笑道前者老舅不知詳細故用權宜之策今已
明白豈有是理但須自戒可也當下張孝基喚眾家
人來拜見已畢回至房中淑女整治酒餚款待過遷
乃問我的大嫂嫁了何人淑女道哥哥你怎說這話
却不枉殺了人當日爹爹病重主張教嫂嫂轉嫁嫂
嫂立志不從乃把前事細說一遍又道如今見守在
家怎麼說他嫁人過遷見說妻子貞節又不覺泪下
乃道我那里曉得都是朱信之言張孝基道此乃一

時哄你的話待過幾時同你去見令岳迎大嫂來家
過遷道這個我也不想矣但要到爹爹墓上走遭張
孝基道這事容易到次早備辦祭禮同到墓上過遷
哭拜道不肖子違背爹爹罪該萬死今願改行自新
以贖前非望乞陰靈洞鑒祝罷又哭張孝基勸住了
回到家裏把解庫中銀錢點明付與過遷掌管那過
遷雖管了解庫一照灌園時早起晏眠不辭辛苦出
入銀兩公平謹慎往來的人無不歡喜將張孝基夫
妻恭敬猶如父母倘有疑難之事便來請問終日住
在店中毫無昔日之態此時親戚盡曉得他已回家

灌園時猶
可及也此
時已知張
孝基是妹
大家園解
庫皆已故
物而毫不
動心服勤
如故乃是
大有骨力
人何可易及

俱來相探彼此只作個揖未敢深談過了兩三個月
張孝基還恐他心活又令人來試他說小官人你平
昔好頑沒銀時還各處抵借來用今見放着白晃晃
許多東西到呆坐看守近日有個絕妙的人兒有十
二分才色藏在一個所在若有興同去喫杯茶何如
過遷所罷大喝道你這鳥人我只因當初被人引誘
壞了弄得破家蕩產幾乎送了性命心下正恨着這
班賊男女你却又來哄我便要扯去見張孝基那人
招稱不是方纔罷了孝基聞知如此不勝之喜時光
迅速不覺又是半年張孝基把庫中帳目細細查算
分毫不差乃對過遷說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向日
你初回時我便要上覆令岳迎大嫂與老舅完聚恐
他還疑你是個敗子未必肯許故此止了今你悔過
之名人都曉得去迎大嫂料無推托如今可卽同去
過遷依允淑女取出一副新鮮衣服與他穿起同至
方家方長者出來相見過遷拜倒在地道小婿不肖
有負岳父賢妻今已改過前非欲迎令愛完聚方長
者扶起道不消拜你之所行我盡已知道小女旣歸
于汝老夫自當送來張孝基道親翁還在何日送來
方長者道就明日便了張孝基道親翁亦求一顧尚

有話說方長者應允二人作別回到家裏張孝基遍請親戚鄰里于明日喫慶喜筵席到次日午前方氏已到過遷哥妹出去相迎相見之間悲喜交集方氏又請張孝基拜謝少頃諸親俱到相見已畢無不稱贊孝基夫婦玉成之德過遷改悔之善方氏志節之堅不一時酒筵完備張孝基安席定位聚齒而坐酒過數巡食供三套張孝基起身進去教人捧出一個箱兒放於桌上討個大盃滿斟熱酒親自遞與過遷道大舅滿飲此盃過遷見孝基所敬不敢推托雙手來接道過遷理合敬妹丈如何反勞尊賜張孝基道

大舅就請乾了還有話說過遷一吸而盡孝基將鑰匙開了那隻箱兒箱內取出十來本文簿遞與過遷道請收了這幾本帳目過遷接了問道妹丈這是什麼帳張孝基道你且收下待我細說乃對眾人道列位尊長在上小生有一言相稟眾人俱站立起身道不知足下有何見諭老漢們願聞請誨遂側耳拱听張孝基叠出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無不嘖嘖稱美正是

錢財如糞土

仁義值千金

會記床頭語

窮通不二心

當下張孝基說道昔年岳父，祇因大舅蕩費家業，故將財產傳與小生。當時再三推辭，岳父執意不從，因見正在病中，恐觸其怒，反非愛敬之意，故勉強承受。此皆列位尊長所共見，不必某再細言。及岳父棄世之後，差人四處尋訪大舅，四五年間毫無踪影。天意陳留得遇，當時本欲直陳交還原產，仍恐其舊態猶存，依然浪費，豈不反負岳父這段恩德？故將真情隱匿，使之耕種，繩以規矩，勞其筋骨，苦其心志，兼以良言勸喻，隱語諷刺，冀其悔過自新。幸喜彼亦自覺前非，怨艾日深，幡然遷改，及令管庫處心公平，臨事馴

利人之
有非難能
成人之美
為難千古
孝基也

謹數月以來，絲毫不苟，某猶恐其心未堅，幾遍教人試誘，心如鐵石，片語難投，竟為志誠君子矣。故特請列位尊長到此，將昔日岳父所授財產并歷年收積米穀布帛銀錢，分毫不敢妄用，一一開載帳上。今日交還老舅，明早同令妹即搬歸寒舍矣。又在篋中取出一紙文書，也奉與過，遷道這幅紙，乃昔年岳父遺囑。一發奉還，適來這盃酒，乃勸大舅自今以後，兢兢業業，克儉克勤，以副岳父泉臺之望，勿得意盈，志滿又生，別念戒之，戒之。眾人到此方知昔年張孝基苦辭不受，乃是真情，稱嘆不已。過遷見說，哭拜于地道

不肖悖逆天道流落他鄉自分橫灰街衢永無歸期
此產豈爲我有幸逢妹丈救回故里朝夕訓誨激勸
成人全我父子完我夫婦延我宗祀正所謂生我者
父母成我者妹丈此恩此德高天厚地殺身難報卽
使執鞭隨鏡亦爲過分豈敢復有他望况不肖一生
違逆父命罪惡深重無門可贖今此產乃先人主張
授君如歸不肖却又不逆父志益增我罪張孝基扶
起道大舅差矣岳父一世辛苦實欲傳之子孫世守
不意大舅飄零于外又無他子可承付之于我此乃
萬不得已豈是他之本念今大舅已改前愆守成其

業正是繼父之志岳父在天亦必徜徉長笑怎麼反
增你罪過遷又將言語推辭兩下你讓我却各不肯
收受連衆人都沒主意方長者開言對張孝基道承
姑丈高誼小婿義不容辭但全歸之其心何安依老
夫愚見各受其半庶不過情衆人齊道長者之言甚
是昔日老漢們亦有此議只因太公不允所以止了
不想今日原從這着可見老成之見大略相同張孝
基道親翁子承父業乃是正理有甚不安若各分其
半卽如不還一般了這怎使得方長者又道旣不願
分不若同居于此協力經營待後分之子孫何如張

孝基道寒家自有敝廬薄產子孫豈可占過氏之物衆人見執意不肯俱勸過遷受領過遷却又不肯跑進裏邊見妹子正與方氏飲酒過遷上前哭訴其事教妹子勸張孝基受其半那知淑女說話與丈夫一般過遷夫婦跪拜哀求只是不允過遷推托不去再拜而受衆人齊贊道張君高義千古所無唐人羅隱先生有贊云

能生之不能富之能富之不能教之。死而生之。貧而富之。小人而君子之。嗚呼孝基真可爲百世之師。

贊妙

當日直飲至晚而散到次日張孝基教渾家收拾回家過遷苦留道妹丈財產既已不受且同居于此相聚幾時何忍遽別張孝基道我家去此不遠朝暮便見與居此何異過遷料留不住乃道既如此容明日治一酌與妹丈爲餞後日去何如孝基許之次日過遷大排筵席廣延男女親隣并張太公夫婦張媽媽守家不至請張太公坐了首席其餘賓客依次而坐裏邊方氏姑嫂女親自不必說是日筵席水陸畢備極其豐富衆客盡歡而別客去後張孝基對過遷道大舅岳父存日從不曾如此之費下次只宜儉省不

四
抗不及

可以此爲則。過遷唯唯。次日孝基夫婦止收拾粧奩中之物。其餘一毫不動。領着兩個兒子作辭起身。過遷方氏同婢僕直送至張家。置酒款待。而回自此之後。過遷操守愈勵。遂爲鄉閭善士。只因勤苦太過。漸習成父親慳吝樣子。後亦生下一子。名師儉。因懲自己昔年之失。嚴加教誨。此是後話。不題。且說里中父老敬張孝基之義。將其事申聞郡縣。郡縣上之于朝。其時正是曹丕篡漢。欲收人望。遂下書徵聘。孝基惡魏乃僭竊之朝。耻食其祿。以親老爲辭。不肯就辟。後父母百年後。哀毀骨立。喪葬合禮。其名愈著。州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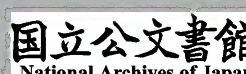
更
高

復舉孝廉。凡五詔俱以疾辭。有人問其緣故。孝基笑而不荅。隱于田里。躬耕樂道。教育二子。長子名繼。次子名紹。皆仁孝有學行。里中咸願與之婚。孝基擇有世德者配之。孝基年五十外。忽夢上帝膺召。夫婦遂雙雙得疾。二子日夜侍奉湯藥。衣不解帶。過遷聞知。率其子過師儉同來。亦如二子一般侍奉。孝基謝而止之。過遷道感君之德。恨不能身代。今聊效區區。何足爲謝。過了數日。夫嬖同逝。臨終之時。異香滿室。鄰里俱聞空中車馬音響之聲。從東而去。二子哀慟自不必說。那過遷哭絕復甦。至于嘔血。喪葬之費俱過遷

為之置辦。二子泣辭再三。過遷不允。一月後。有親友從洛中回來。至張家弔奠。述云。某日于嵩山遊玩。忽見旌幢騶御滿野。某等避在林中觀看。見車上坐着一人。絳袍玉帶。威儀如王者。兩邊錦衣花帽侍衛多人。仔細一認。乃是令先君。某等驚喜。出林趨揖。令先君下車相慰。某等問道。公何時就徵。遂為此顯官。令先君荅云。某非陽官。乃陰職也。上帝以某還財之事。命主此山。煩傳示吾子。不必過哀。言訖。倏然不見。方知令先君已為神矣。二子聞言。不勝哀感。那時傳遍鄉里。無不嘆異。相率為善。名其里為義感鄉。晉武帝

時州郡舉二子孝廉。俱為顯官。過遷年至八旬外。而終。喇家子孫繁盛。世為姻戚云。

還財陰德慶流長 千古名傳義感鄉
多少競財疎骨肉 應知無面尚嵩山



亞夫而獨
不驗于裴
公始知人
可回天

連相錢俱不肯受裴度是箇知命君子也不在其意
一日偶至香山寺閒遊只見供卓上光華耀目近前
看時乃是一圍寶帶裴度檢在手中想道這寺乃冷
落所在如何却有這條寶帶翻閱了一回又想道必
有甚貴人到此禮佛更衣祇候們不小心遺失在此
定然轉來尋覓乃坐在廊廡下等候不一時見一女
子走入寺來慌慌張張徑望殿上而去向供卓上看
了一看連聲叫苦哭倒于地裴度走向前問道小娘
子因何恁般啼泣那女子道妾父被人陷于大辟無
門伸訴妾日至此懇佛陰祐近日幸得從輕贖緩妾

家貧無措遍乞高門昨得一貴人矜憐助一寶帶以
以佛力所致適攜帶呈于佛前稽首叩謝因贖父心
惡竟忘收此帶倉忙而去行至半路方覺急急趕來
取時已不知爲何人所得今失去這帶妾父料無出
獄之期矣說罷又哭裴度道小娘子不必過哀是小
生收得故在此相候把帶遞還那女子收淚拜謝請
問姓字他日妾父好來叩謝裴度道小娘子有此冤
抑小生因在貧鄉不能少助爲愧還人遺物乃是常
事何足爲謝不告姓名而去過了數日又遇向日相
士不覺失驚道足下曾作何好事來裴度答云無有

相士道定下今日之相比先大不相牟陰德紋太見
定當位極人臣壽登耄耋富貴不可勝言裴度當時
猶以爲戲語後來果然出將入相歷事四朝封爲晉
國公年享上壽有詩爲証

縱理紋生相可憐

香山還帶竟安然

淮西盪定功英偉

身繫安危三十年

第二句說是返金種得桂枝芬乃五代竇禹鈞之事
那竇禹鈞荊州人氏官爲諫議大夫年三十而無子
夜夢祖父說道汝命中已該絕嗣壽亦只在明歲及
早行善或可少延禹鈞唯唯他本來是箇長者得了

這夢愈加好善一日薄暮于延慶寺側拾得黃金三
十兩白金二百兩至次日清早便往寺前守候少頃
見一後生涕泣而來禹鈞迎住問之後生答道小人
父親身犯重罪禁于獄中小人遍懇親知共借白金
二百兩黃金三十兩昨將去贖父囚主庫者不在而
歸爲親戚家器欸多喫了杯酒把東西遺失今無以
贖父矣竇公見其言已合銀數乃袖中摸出還之道
不消着急偶爾拾得在此相候久矣這後生接過手
打開看時分毫不動叩頭泣謝竇公扶起分外又贈
銀兩而去其他善事甚多不可枚舉一夜復夢祖先

說道汝合無子無壽今有還金陰德種種名掛大曹
特延筭三紀賜五子顯榮竇公自此愈積陰功後果
連生五子長儀次儼三侃四侃五億俱仕宋為顯官
竇公壽至八十二沐浴相別親戚談笑而卒安樂老
馮道有詩贈之云

燕山竇十郎

教子有義方

靈椿一株老

丹桂五枝芳

說話的為何道這兩椿故事只因亦有一人曾還遺
金後來雖不能如二公這等大富大貴却也免了一
箇大難享箇大大家事正是

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一切禍福

自作自受

說這蘇州府吳江縣離城七十里有個鄉鎮地名盛
澤鎮上居民稠廣土俗淳朴俱以蠶桑為業男女勤
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綉絲牙行
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綉疋俱到此上市四
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作疋
之際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江南養蠶所
在甚多惟此鎮處最盛有幾句口號為證

東風二月煖洋洋

江南處處蠶桑忙

蠶欲溫和桑欲乾
明如良玉發奇光
線成萬縷千絲長
大筐小筐隨絡床
美人抽繹沾塵香
一經一緯機杼張
伊伊軋軋諧宮商
花團錦簇成疋量
莫憂入口無餐糧
朝來鎮上添遠商

且說嘉靖年間這盛澤鎮上有一人姓施名復渾家喻氏夫妻兩口別無男女家中開張紬機每年養幾筐蠶兒妻絡夫織甚好過活這鎮上都是溫飽之家織下紬疋必積至十來疋最少也有五六疋方纔上市那大戶人家積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

商上門來買施復是箇小戶兒本錢少織得三四疋便去上市出脫一日已積了四疋遂疋把來方方摺好將箇布祇兒包裹一徑來到市中只見人烟麇集語話喧闐甚是熱鬧施復到箇相熟行家來賣見門首擁着許多賣紬的屋裏坐下三四箇客商主人家站在櫃身裏展看紬疋估喝價錢施復分開衆人把納遊與主人家主人家接來解開包袱逐疋翻看一過將秤准了一准喝定價錢遊與一箇客人道這施一官是忠厚人不耐煩的把些好銀子與他那客人真箇只揀細絲稱准付與施復施復自己也摸出等

子來准一准，還覺輕些，又爭添上一二分也就罷了。討張紙包好銀子，放在兜肚裏，收了等子包袱，向主人家拱一拱手，叫聲有勞，轉身就走。行不上半箭之地，一眼覷見一家街沿之下，一箇小小青布包兒，施復趨步向前，拾起袖過，走到一箇空處，打開看時，却是兩錠銀子，又有三四件小塊，兼着一文太平錢兒，把手擲一擲，約有六兩多重。心中歡喜道：今日好造化，拾得這些銀兩，正好將去湊做本錢，連包袱好也揣在兜肚裏，望家中而回。一頭走，一頭想：如今家中見開這張機，儘勾日用了，有了這銀子，再添上一張

機，一月出得多少細，有許多利息。這項銀子，譬如沒得，再不要動他，積上一年，共該若干，到來年再添上一張，一年又有多少利息，算到十年之外，便有千金之富。那時造什麼房子，買多少田產，正算得熟滑，看將近家中，忽地轉過念頭，想道：這銀兩若是富人掉的，譬如牯牛身上拔根毫毛，打甚麼緊，落得將來受用。若是客商的，他拋妻棄子，宿水飡風，辛勤掙來之物，今失落了，好不煩惱。如若本錢的，他拚這帳生意，扯直也還不在心上，儻然是箇小經紀，只有這些本錢，或是與我一般樣，苦掙過日，或賣了細，或脫

與繁字二
字便是上
等好人

了絲這兩錠銀，乃是養命之根，不爭失了，就如絕了咽喉之氣，一家良善，沒甚過活，互相埋怨，必致醫身賣子，儻是箇執性的氣惱，不過慌懣送了性命，也未可知。我雖是拾得的，不十分罪過，但日常動念，使得也不安穩，就是有了這銀子，未必真箇便營運發積起來，一向沒這東西，依原將就過了日子，不如原往那所在等失主來尋，還了他去，到得安樂，隨覆轉身而來，正是

多少惡念轉善

多少善念轉惡

勸君諸善奉行

但是諸惡莫作

當下施復來到拾銀之處，靠在行家櫃邊，等了半日，不見失主來尋，他本空心出門的腹中漸漸饑餓，欲待回家喫了飯再來，猶恐失主一時間來，又不相遇，只得忍着等候。少頃，只見一箇村莊後生，汗流滿面，闖進行家，高聲叫道：「主人家，適來銀子忘記在櫃上，你可曾檢得麼？」主人家道：「這人好混帳，早上交銀子與了你，這時節却來問我，你若忘在櫃上時，莫說一包再有幾包，也有人去了，那後生連把腳踏道：『這是我的種田工本，如今沒了，却怎麼好？』」施復問道：「約莫有多少？」那後生道：「起初在這裏賣的絲銀六兩二

錢施復道把什麼包的有多少件數那後生道兩大錠又是三四塊小的一箇青布銀包包的施復道恁樣不消着恁我拾得在此相候久矣便去兜肚裏摸出來遞與那人那人連聲稱謝接過手打開看時分毫不動那時往來的人當做奇事擁上一堆都問道在那裏拾的施復指道在這堦沿頭拾的那後生道難得老哥這樣好心在此等候還人若落在他人手裏安肯如此如今到我拾得的了情願與老哥各分一半施復道我若要何不全取了却分你這一半那後生道既這般送一兩謝儀與老哥買菓兒喫施

復笑道你這人是箇猷子六兩三兩都不要要你一兩銀子何用那後生道老哥銀子又不要何以相報衆人道看這位老兄是箇厚德君子料必不要你報不若請到酒肆中喫三盃見你的意罷了那後生道說得是便來邀施復同去施復道不消得不消得我家中有事莫要擔閣我工夫轉身就走那後生指之不住衆人道你這人好造化掉了銀子一文錢不費便撈到手那後生道便是不想世間原有這等好人把銀包藏了向主人叫聲打攪下堦而去衆人亦贊嘆而散也有說施復是箇猷的拾了銀子不會將去

受用却駭站着等人來還也有說這人積此陰德後來必有好處不題衆人且說施復回到家裏渾家問道爲甚麼去了這大半日施復道不要說起將到家了因着一件事覆身轉去擔閣了這一回渾家道有甚事擔閣施復將還銀之事說向渾家渾家道這件事也做得好自古道橫財不富命窮人儻然命裏沒時得了他反生災作難到未可知施復道我正爲這箇緣故所以還了他去當下夫婦二人不以拾銀爲喜反以還銀爲安衣冠君子中多有見利忘義的不意思夫愚婦到有這等見識

從來作事要同心

夫唱妻和種德淡

萬貫錢財如糞土

一分仁義值千金

天補道人

自此之後施復每年養蠶大有利息漸漸活動那育蠶有十體二光八宜等法三稀五廣之忌第一要擇蠶種蠶種好做成繭小而明厚堅細可以縲絲如蠶種不好但堪爲綿繭不能縲絲其利便差數倍第二要時運有造化的就蠶種不好依般做成絲繭若造化低的好蠶種也要變做綿繭其蠶三眠南蠶俱是四眠眠起飼葉各要及時又蠶性畏寒怕熱惟溫和爲得候晝夜之間分爲四時朝暮類春秋正晝如夏

西
淡夜如冬故調護最難江南有謠云

做天莫做四月天
蠶要溫和麥要寒
秧要日時蔴要雨
採桑娘子要晴乾

那施復一來蠶種揀得好二來有些時運凡養的蠶
竝無一箇綿繭繅下絲來細員勻緊潔淨光瑩再沒
一根粗節不勻的每筐蠶又比別家分外多繅出許
多絲來照常織下的紬拿上市去人看時光彩潤澤
都增價競買比往常每疋平添錢方銀子因有這些
順溜幾年間就增上三四張紬機家中頗頗饒裕里
中遂慶箇號兒叫做施潤澤却又生下一箇兒子寄

名觀音大士叫做觀保年纔二歲生得眉目清秀到
好箇孩子話休煩絮那年又值養蠶之時纔過了三
眠合鎮闕了桑葉施復家也只勾兩日之用心下慌
張無處去買大率蠶市時天色不時陰雨蠶受了寒
濕之氣又食了冷露之葉便要僵死十分之中只好
存其半這桑葉就有餘了那年天氣溫暖家家無恙
葉遂短闕且說施復正沒買處桑葉十分焦躁忽見
鄰家傳說洞庭山餘下桑葉甚多合了十來家過湖
去買施復聽見帶了些銀兩把被窩打箇包兒也來
趁船這時已是未牌時候開船搖櫂離了本鎮過了

不是神差
鬼使亦只
推動有功

平望來到一箇鄉村地名灘闕這去處在太湖之傍
離盛澤有四十里之遠天已傍晚過湖不及遂移舟
進一小港泊住穩纜停橈打點收拾晚食却忘帶了
打火刀石衆人道那箇上涯去取討箇火種便好施
復却如神差鬼使一般便答應道待我去取了一把
蔴骨跳上岸來見家家都閉着門兒你道爲何天色
未晚人家就閉了門那養蠶人家最忌生人來衝從
蠶出至成繭之時約有四十來日家家緊閉門戶無
人往來任你天大事情也不敢上門當下施復走過
幾家初時甚以爲惟道這些人家想是怕鬼拖了人

去、日、色、還、在、天、上、便、都、閉、了、門、忽、地、想、起、道、這、自、己、
是、老、看、蠶、到、忘、記、了、這、取、火、乃、養、蠶、家、最、忌、的、却、攪、
攪、這、帳、如、今、那、裏、去、討、欲、待、轉、來、又、想、道、方、纔、不、應、
承、來、到、也、罷、了、若、空、身、回、轉、教、別、箇、來、取、得、時、反、是、
若、大、沒、趣、或、者、有、家、兒、不、養、蠶、的、也、未、可、知、依、舊、又、
走、向、前、去、只、見、一、家、門、兒、半、開、半、掩、他、也、不、管、三、七、
且、一、做、兩、步、跨、到、簷、下、却、又、不、敢、進、去、站、在、門、外、舒、
腰、望、着、裏、邊、叫、聲、有、人、麼、裏、邊、一、箇、女、人、走、出、來、問、
道、什、麼、人、施、復、滿、面、陪、着、笑、道、大、娘、子、要、相、求、箇、火、
兒、婦、人、道、這、時、節、別、人、家、是、不、肯、的、只、我、家、沒、忌、諱、

便點箇與你也不妨得。施復道：如此多謝了。即將藤骨遞與婦人接過手，進去點出火來。施復接了謝聲，打攬回身便走。走不上兩家門面，背後有人叫道：「那取火的轉來，掉落東西了。」施復聽得，想道：「却不知掉了甚的，又覆走轉去。」婦人說道：「你一箇兜肚落在此了，遞還施復。」施復謝道：「難得大娘子這等善心。」婦人道：「何足爲謝。向年我丈夫在盛澤賣絲，落掉六兩多銀子，遇着箇好人拾得住，在那里等候我丈夫尋去，原封不動，把來還我。連酒也不要喫，一滴兒這樣人，方是真正善心人。」施復見說，却與他昔年還銀之事相合，甚是駭異，問道：「這事有幾年了？」婦人把指頭扳算道：「已有六年了。」施復道：「不瞞大娘子說，我也是盛澤人，六年前也曾拾過一箇賣絲客人六兩多銀子，等候失主來尋還了去，他要請我也不要喫他的，但不知可就是大娘子的丈夫。」婦人道：「有這等事，待我教丈夫出來認一認。」可是施復恐衆人性急，意欲不要，不想手中藤骨火將及點完，乃道：「大娘子相認的事，甚緩求得箇黃同紙去引火時，一發感謝不盡。婦人也不回言，徑望裏邊去了。頃刻間同一箇後生跑出來，彼此睜眼一認，雖然隔了六年，面貌依然，正是

出來，彼此睜眼一認，雖然隔了六年，面貌依然，正是

昔年還銀義士正是

一葉浮蘋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當下那後生躬身作揖道常想老哥無從叩拜不想今日天賜下顧施復還禮不迭二人作過揖那婦人也來見箇禮後生道向年承老哥厚情只因一時倉忙忘記問得尊姓大號住處後來幾遍到貴鎮賣絲問主人家却又不相認四面尋訪數次再不能遇見不期到在敝鄉相會請裏面坐施復道多承盛情垂念但有幾箇朋友在舟中等候火去作晚食不消坐後生道何不一發請來施復道豈有此理後生道

行善何曾
受虧

既如此送了火去來坐罷便教渾家取箇火來婦人卽忙進去後生問道老哥尊姓大號今到那里去施復道小子姓施名復號潤澤今因缺了桑葉要往洞庭山去買後生道若要桑葉我家儘有老哥今晚住在寒舍讓衆人自去明日把船送到宅上可好麼施復見說他家有葉好不歡喜乃道若宅上有時便省了小子過湖待我回覆衆人自去婦人將出火來後生接了說我與老哥同去又分付渾家快收拾夜飯當下二人拿了火來至船邊把火遞上船去衆人一箇箇眼都望穿將施復埋怨道討箇火什麼難事却

去這許多時，施復道不要說起這里也都看盡，沒處去討，落後相遇着這位相熟朋友，說了幾句話，故此遲了，莫要見怪。又道這朋友偶有葉餘在家中，我已買下，不得相陪。列位過湖了，包袱在艙中，相煩拿來與我。衆人檢出付與，那後生便來接道：待我拿罷。施復叫道：列位暫時拋撇，歸家相會，別了衆人。隨那後生轉來，乃問道：適來忙促，不曾問得老哥貴姓大號。答道：小子姓朱，名恩，表德子義。施復道：今年貴庚多少？答道：二十八歲。施復道：恁樣小子，叨長老哥八年。又問：令尊令堂同居麼？朱恩道：先父棄世多年，止有

老母在堂，今年六十八歲了，喫一口長素，二人一頭說，不覺已至門首。朱恩推開門，請施復屋裏坐下。那卓上已點得燈燭，朱恩放下包裹道：大嫂快把茶來。聲猶未了，渾家已把出兩盃茶，就門簾內遞與朱恩。朱恩接過來，遞一盃與施復，自己拿一盃相陪。又問道：大嫂雞可曾宰麼？渾家道：專等你來相幫。朱恩聽了，連忙把茶放下，跳起身要去捉雞。原來這雞就罩在堂屋中左邊，施復即上前扯住道：既承相愛，卽小菜飯兒，也是老哥的感情，何必殺生？況且此時雞已上宿，不爭我來，又害他性命，于心何忍？朱恩曉得他

是箇質直之人，遂依他說，仍復坐下道：「既如此說，明日宰來相請，叫渾家道：『不要宰雞了。』隨分有現成東西，快將來喫罷。莫餓壞了客人。酒盪熱些。」施復道：「正是。忙日子，却來蒿惱。幸喜老哥家沒忌諱，還好。朱恩道：『不瞞你說，舊時敝鄉這一帶，第一忌諱是我家。如今只有我家無忌諱。』施復道：『這却爲何？』朱恩道：『自從那年老哥還銀之後，我就悟了這道理。凡事是有箇定數，斷不由人。故此絕不忌諱。依原年年十分利息，乃知人家都是自己見神見鬼，全不在忌諱上來。妖由人興，信有之也。』」施復道：「老哥是明理之人，說得極。」

是朱恩又道：「又有一節奇事。常年我家養十筐蠶，已圍上葉，喫不來，還要買些。今年看十五筐，這圍上桑，又不曾增一棵兩棵。如今勾了自家，尚餘許多。却好又濟了老哥之用。這桑葉却像爲老哥而生，可不是箇定數。」施復道：「老哥高見。」有理就如你我相會，也是箇定數。向日你因失銀，與我識面。今日我亦因失物，尊嫂見還，方纔言及前情，又得相會。朱恩道：「看起來，我與老哥乃前生結下緣分，方得如此。意欲結爲兄弟，不知尊意若何。」施復道：「小子別無兄弟，若不相棄，可知好哩。」當下二人就堂中入拜爲交，認

爲兄弟施復又請朱恩母親出來拜見了朱恩重復
喚渾家出來見了結義伯伯一家都歡歡喜喜不一
時將出酒餚無非魚肉之類二人對酌朱恩問道大
哥有幾位令郎施復答道只有一箇剛纔二歲不知
賢弟有幾箇朱恩道止有一箇女兒也纔二歲便教
渾家抱出來與施復觀看朱恩又道大哥我與你兄
弟之間再結箇兒女親家何如施復道如此最好但
恐家寒攀陪不起朱恩道大哥何出此言兩下聯了
姻事愈加親熱盃來盞去直飲至更餘方止朱恩尋
扇板門把凳子兩頭閣着支箇舖兒在堂中右邊將
薦蓆鋪上施復打開包裹取出被來抖好朱恩叫聲
安置將中門閉上向裏回去了施復吹息燈火上舖
卧下翻來覆去再睡不着只聽得雞在籠中不住吱
吱喳喳想道這雞爲甚麼只管咕咕約莫一箇更次
衆雞忽然亂叫起來却像被什麼咬住一般施復只
道是黃鼠狼來偷雞霍地跳起身將衣服披着急來
看這雞說時遲那時快纔下舖走不上三四步只聽
得一聲响亮如山崩地裂不知甚東西打在舖上把
施復嚇得半步也走不動且說朱恩同母親渾家正
在那裏飼蠶聽得雞叫也認做黃鼠狼來偷急點火

出來看纔動步忽聽見這一响驚得跌足叫苦道不
好了是我害了哥哥性命也怎麼處飛奔出來母妻
也驚駭道壞了壞了接脚追隨朱恩開了中門纔跨
出脚就見施復站在中間又驚又喜道哥哥險些見
嚇殺我也虧你如何走得起身脫了這禍施復道若
不是雞叫得慌起身來看此時已為糞粉矣不知是
甚東西打將下來朱恩道乃是一根車軸閣在上邊
不知怎地却掉下來將火照時那扇門打得粉碎凳
子都跌倒了車軸滾在壁邊有巴士粗大施復看了
伸出舌頭縮不上去此時朱恩母妻見施復無恙已
自進去了那雞也寂然無聲朱恩道哥哥起初不要
殺雞誰想就虧他救了性命二人遂立誓戒了殺生
有詩為證

昔聞楊寶酬恩雀

今見施君報德雞

物性有知皆似此

人情好殺復何為

當下朱恩點上燈燭惹起鋪蓋取出稻艸就地上打
箇舖兒與施復睡了到次早起身外邊却已下雨喫
過早飯施復便要回家朱恩道難得大哥到此須住
一日明早送回施復道你我正都在忙時總然猶這
一日各不安穩不如早得我回去等空閒時大家寬

心相叙幾日朱恩道不妨得譬如今日到洞庭山去
下住在這裡話一日見朱恩母親也出來苦留施復
只得住下到巳牌時分忽然作起大風揚沙拔木非
常利害接着風就是一陣大雨朱恩道大哥天遣你
遇着了我不去得還好他們過湖的有些擔險哩施
復道便是不想起這等大風真箇好怕人子那風直
吹至晚方息雨也止了施復又住了一宿次日起身
時朱恩桑葉已採得完備他家自有船隻都裝好了
喫了飯打點起身施復意欲還他葉錢料道不肯要
的乃道賢弟想你必不受我葉錢我到不虛文了但
你家中脫不得身送我去便擔閣兩日工夫若有人
顧一箇搖去却不兩便朱恩道正要認着大哥家中
下次好來往如何不要我去家中也不消得我施復
見他執意要去不好阻擋遂作別朱恩母妻下了船
朱恩把船搖動剛過午就到了盛澤施復把船泊住
兩人搬桑葉上岸那些鄰家也因昨日這風都擔着
愁擔子俱在門首等候消息見施復到時齊道好了
回來也急走來問道他門都里去了不見共買得幾
多葉施復答道我在灘闕遇着親戚家有些餘葉送
我不曾同衆人過湖衆人俱道好造化不知過湖的

怎樣光景哩。施復道：料然沒事。衆人道：只願如此便好。施復就夾幾箇相熟的，將葉相幫搬到家裏，謝聲有勞。衆人自去。渾家接着道：我正在這裏憂你昨日怎樣大風，不知如何過了湖。施復道：且過來見了朱叔叔，慢慢與你細說。朱恩上前滾滾作揖。喻氏還了禮。施復道：賢弟請坐。大娘快取茶來，引孩子來見丈人。喻氏從不曾見過朱恩，聽見叫他，是賢弟，又稱他是孩子，丈人心中惑突，正不知是兀誰，怏怏點出兩盃茶，引出小廝來。施復接過茶，遞與朱恩，自己且不喫茶，便抱小廝過來，與朱恩看。朱恩見生得清秀，甚是歡喜，放下茶，接過來，抱在手中。這小廝却如相熟的一般，笑嘻嘻，全不怕生。施復向渾家說道：這朱叔叔便是向年失銀子的。他家住在灘闕。喻氏道：元來就是向年失銀的，如何却得相遇。施復乃將前晚討火落了兜肚，因而言及，方纔相會，留住在家，結爲兄弟，又與兒女聯姻，并不要宰雞，虧雞警報得免車軸之難，所以不曾過湖。今日將葉送回，前後事細細說了一遍。喻氏又驚又喜，感激不盡，卽忙收拾酒餚款待。正喫酒間，忽聞得鄰家一片哭聲。施復心中恠異，走出來問時，却是昨日過湖買葉的翻了船。才來箇

人有德天
委曲護之
入有報德
之心天亦
委曲成之
詳云天道
無知也

人都淹死了，只有一箇人得了一塊船板，浮起不沉，虧漁船上救了，回來報信。施復聞得，喫這驚不小，進來學向朱恩與渾家聽了，合掌向天稱謝。又道：若非賢弟相留，我此時亦在劫中矣。朱恩道：此皆大哥平昔好善之報，與我何干。施復留朱恩住了一宿，到次早朝膳已畢，施復道：本該留賢弟閒玩幾日，便是曉得你家中事忙，不敢擔候。在此過了蠶事，然後來相請。朱恩道：這里原是不時往來的，何必要講。施復又買兩盒禮物相送，朱恩却也不辭別了。喻氏解纜開船，施復送出鎮上方纔分手，正是

只為還金恩義重

今朝難捨弟兄情

且說施復是年蠶絲利息，比別年更多幾倍，欲要又添張機兒，怎奈家中窄隘，擺不下機床。大凡人時運到來，自然諸事遇巧。施復剛愁無處安放機床，恰好間壁隣家住着兩間小房，連年因蠶桑失利，嫌道住居風水不好，急切要把來出脫。正湊了施復之便，那鄰家起初沒售主時，情願減價與人，及至施復肯與成交，却又道：方員無真假，比原價反要增厚，故意作難。刁蹬直徵，箇心滿意足，方纔移去。那房子還拆得如馬坊一般，施復一百回喚匠人修理，一百回擇吉鋪設。

機床自己將把鋤頭去墾機坑約摸鋤了一尺多深
忽鋤出一塊大方磚來揭起磚時下面圓圓一箇罈
口滿滿都是爛米施復說道可惜這一罈米如何却
埋在地下又想道止邊雖然爛了中間或者還好丟
了鋤頭把手去捧那爛米還不上一寸便露出一搭
雪白的東西來舉目看時不是別件却是腰間細兩
頭趨湊心的細絲錠兒施復欲待運動恐怕被匠人
們撞見沸揚開去急忙原把土泥掩好報知渾家直
至晚上匠人去後方纔搬運起來約有千金之數夫
妻們好不歡喜施復因免了兩次大難又得了這汪

此便是真
世人人如

財鄉愈加好善凡力量做得的好事便竭力爲之做
不得的也不敢勉強因此里中隨有長者之名夫
妻依舊省喫儉用晝夜營運不上十年就長有數千
金家事又買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開起三四十張
綉機又討幾房家人小廝把箇家業收拾得十分完
美兒子觀保請箇先生在家教他讀書取名德胤行
聘禮定了朱恩女兒爲媳俗語道得好六親合一運
那朱恩家事也頗頗長起二人不時往來情分勝如
嫡親話休絮煩且說施復新居房子別屋都好惟有
廳堂攤塌壞了看看要倒只得興工改造他本寒微

出身辛苦作家慣了、不做財主身分、日逐也隨着做工的搬磚弄瓦、拿水提泥、衆人不曉得他是勤儉、都認做借意監工、沒一箇敢怠惰偷力、工作半月有餘、擇了吉日良時、立柱上梁、衆匠人都喫利市酒去了、止存施復一人、兩邊檢點柱脚、若不平準的、便把來墊穩、看到左邊中間柱脚歪斜、把磚去墊、偏有這等作恠的事、左墊也不平、右墊又不穩、索性拆間來看、却原來下面有塊三角沙石、尖頭正向着上邊、所以墊不平、乃道這些匠工精鳥帳、這塊石怎麼不去、留在下邊、便將手去一攀、這石隨手而起、拿開石看

時到、喫一驚、下面雪白的一大堆銀子、其錠大小不一、上面有幾箇一樣大的、腰間都束着紅絨、其色甚是鮮明、又喜又恠、喜的是得這一大注財物、恠的是這幾錠紅絨束的銀子、他不知藏下幾多年了、顏色還這般鮮明、當下不啻好友、將衣服做箇兜兒、扯上許多、原把那塊石蓋好、飛奔進房、向床上倒下、喻氏看見、連忙來問是那里來的、施復無暇答應、見兒子也在房中、卽叫道、觀保、快同我來、口中便說腳下亂跑、喻氏卽解其意、父子二人來至外邊、教兒子看守自己、勻幾次搬完、這些匠人酒還喫未完哩、施復搬

完了方與渾家說知其故，夫妻三人好不喜，把房門閉上，將銀收藏，約有二千餘金，紅絨束的，止有八錠，每錠准准三兩，收拾已完。施復要拜天地，換了巾帽，長衣開門出來，那些匠人，手忙腳亂，打點安柱上梁，見柱脚倒亂，乃道：「這是誰箇弄壞了，又要費一番手脚。」施復道：「你們墊得不好，須還要重整一整。」工人知是家長所為，誰敢再言。流水自去收拾，那曉其中奧妙。施復仰天看了一看，乃道：「此時正是卯時了，快些豎起來。」衆匠人聞言，七手八腳，一會兒便安下柱子，擡梁上去，裏邊托出一大盤，拋梁饅首，分散衆人，鄰

里們都將着菓酒來與施復把盞慶賀。施復因搗了藏愈加快活，分外興頭，就喫得箇半醺，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明

施復送客去後，將巾帽長衣脫下，依原隨身短衣相幫衆人，到巳牌時分，偶然走至外邊，忽見一箇老兒，鬚眉白髮，年約六十已外，來到門首相了一回，乃問道：「這里可是施家麼？」施復道：「正是，你要尋那箇老兒，道要尋你們家長，問句話兒。」施復道：「小子就是老翁，有甚話說，請裏面坐了。」那老兒聽見就是家主，把他上下只管瞧看，又道：「你真箇是麼？」施復笑道：「我不過

是平常人那箇肯假老兒舉一舉手道老漢不爲禮了乞借一步話說拉到半邊問道宅上可是今日卯時上梁安柱麼施復道正是老兒又道官人可曾在左邊中間柱下得些財采施復見問及這事心下大驚想道他却如何曉得莫不是箇仙人因道着心事不敢隱瞞答道果然有些老兒又道內中可有八箇紅絨束的錠麼施復一發駭異乃道有是有的老翁何由知得這般詳細老兒道這八錠銀子乃是老漢所以知得施復道既是老翁的如何却在我家柱下老兒道有箇緣故老漢叫做薄有壽就住在黃

江沿鎮上止有老荆兩口別無子女門首開箇糕餅設頭等物點心舖子日常用度有餘積至三兩便傾成一箇錠兒老荆孩子氣把紅絨束在中間無非尊重之意因牆卑室淺恐露人眼目縫在一箇煖枕之內自謂萬無一失積了這幾年共得八錠以爲老夫妻身後之用儘有餘了不想今早五鼓時分老漢夢見枕邊走出八箇白衣小廝腰間俱束紅絲在床前商議道今日卯時盛澤施家豎柱安梁親族中應去的都已到齊了我們也該去矣有一箇問道他們都在那一箇所在一箇道在左邊中間柱下說罷往外

實是
薄情這人
笑這等多
猜的

錢者泉也
以流而不
滯為樂

便走有一箇道我們住在這裏一向如不別而行覺
道忒薄情了遂俱覆轉身向老漢道久承照管如今
却要拋撇幸勿見怪那時老漢夢中不認得那八箇
小廝是誰也不曉得是何處來的問他道八位小官
人是幾時來的如何都不相認小廝答道我們自到
你家與你只會得一面你就把我們撇在腦後故此
我們便認得你却認不得我又指腰間紅繚道這
還是初會這次承你送的你記得了麼老漢一時想
不着幾時與他的心中止掛欠無子見其清秀欲要
他做箇乾兒又對他道既承你們到此何不住在這

里父子相看幫我做箇人家怎麼又要往別處去入
箇小廝笑道你要我們做兒子不過要送終之意但
我們該旺處去的你這老官兒消受不起道罷一齊
往外而去老漢此時覺道睡在床上不知怎地身子
已到門首再三看之頭也不回惟聞得說道天色晏
了快走罷一齊亂跑老漢追將上去被艸根絆了而
交驚醒轉來與老荆說知因疑惑這八錠銀子作恠
到早上拆開枕看時都已去了因要試驗此夢故特
來相訪不想果然施復聽罷大驚道有這樣奇事老
翁不必煩惱同我到裏面來坐薄老道這事已驗不

必坐了。施復道：你老人家許多路來，料必也餓了。見成點心，喫些去也。好這薄老兒，見留他，喫點心到也。不辭，便隨進來。只見新豎起三間堂屋，高大寬敞，木枋巨壯，衆匠人一箇箇兵兵，耳邊惟聞斧鑿之聲，比平常愈加用力。你道爲何這般勤謹？大凡新豎屋，那日定有箇犒勞筵席，利市賞錢。這些匠人打點喫酒要錢，見家主進來，故便假殷勤討好。薄老兒看着如此熱鬧，心下嗟嘆道：惟道這東西欺我，消受他不起，要望旺處去。原來他家恁般興頭，喫這銀子，却也勢利得狠哩。不一時，來至一小客座中，施復請他

坐下，急到裏邊向渾家說知其事。喻氏亦甚恠異，乃對施復道：這銀子既是他送終之物，何不把來送還，做個人情也。好施復道：正有此念，故來與你商量。喻氏取出那八錠銀子，把塊布兒包好，施復袖了，分付討些酒食與他喫。復到客座中，摸出包來道：你看可是那八錠麼？薄老兒接過，打開一看，分毫不差。乃道：正是這八箇恠物。那老兒把來左翻右相，看了一回，對着銀子說道：我想你縫在枕中，如何便會出來？黃江徑到此，有十里之遠，人也怕走，還要趁箇船兒，你又沒有脚，怎地一回兒就到了？這里口中便說心下又

轉着苦掙之難。失去之易。不覺眼中落下兩點淚來。施復道老翁不必心傷。小子情願送還。贈你老人家百年之用。薄老道承官人厚情。但老漢無福享用。所以走了。今若拿去。少不得又要走的。何苦討恁般煩惱。奧施復道如今乃我送你的。料然無妨。薄老只把手來搖道。不要不要。老漢也是箇知命的。勉強來一定不妙。施復因他堅執不要。又到裏邊與渾家商議。喻氏道他雖不要。只我們心上過意不去。又道他或者消受這十錠不起。一二錠量也不打緊。施復道他執意一錠也不肯要。喻氏道我有箇道理在此。把兩錠裹在饅頭裏。少頃送與他。作點心。到家看見自然罷了。難道又送來不成。施復道此見甚妙。喻氏先支持酒餚出去。薄老坐了客位。施復對面相陪。薄老道沒事。打攪官人。不當人子。施復道見成菜酒何足掛齒。當下三盃兩盞。喫了一回。薄老兒不十分會飲。不覺半醉。施復討飯與他喫罷。將要起身作謝。家人托出兩箇饅頭。施復道兩箇粗點心。帶在路上去喫。薄老道老漢酒醉飯飽。連夜飯也不要喫了。路上如何又喫點心。施復道總不喫。帶回家去便了。薄老兒道不消得不消得。老漢家中做這項生意的。日逐自有

西世恒言 卷十八
官人留下賞人罷。施復把來推在袖裏道：「我這饅頭餡好，比你舖中滋味不同。將回去喫，便曉得那老兒見其意殷勤，不好固辭。」乃道：「沒甚事到此，又喫又袖罪過。」罪過拱拱手道：「多謝了，往外就走。」施復送出門前，那老兒自言自語道：「來便來了，如今去不知可就。有便船施復見他醉了，恐怕遺失了。」這兩箇饅頭，乃道：「老翁不打緊，我家有船，教人送你回去。」那老兒點頭道：「官人難得你這樣好心，可知有恁般造化。」施復喚箇家人，分付道：「你把船送這大伯子回去，務要送至家中，認了住處，下次好去拜訪。」家人應諾。薄老兒相辭下船，離了鎮上，望黃江涇而去。那老兒因多了幾盃酒，一路上問長問短，十分健談，不一時已到將船泊住，扶那老兒上岸，送到家中，媽媽接着，便問老官兒可有這事。老兒答道：「千真萬真，口中便說，却去袖裏摸出那兩箇饅頭，遞與施復。家人道：『一官宅上事，忙不留喫茶了。』這饅頭轉送你當茶罷。」施家人答道：「我官人特送你老人家的，如何却把與我？」薄老道：「你官人送我，我已領過他的情了。如今送你，乃我之情，你不必固拒。家人再三推却不過，只得受了，相別下船，依舊搖回到自己河下，把船纜好，拿着饅頭上。」

岸恰好施復出來，一眼看見，問道：「這饅頭我送薄老
官的，你如何拿了回來？」答道：「是他轉送小人當茶，再
三推辭不脫，勉強受了他的。」施復暗笑道：「原來這兩
錠銀，那老兒還沒福受用，却又轉送別人。」想道：「或者
到是那人造化也未可知。」乃分付道：「這兩箇饅頭滋
味比別的不同，莫要又與別人。」答應道：「小人曉得那
人來到裏邊，尋着老婆，將饅頭遞與，還未開言，說是
那里來的，被夥伴中叫到外邊喫酒去了。」原來那人
已有兩箇兒女，正害着疴癆，食積病症，當下婆娘接
在手中，想道：「若被小男女看見偷去喫了，到是老大

利害，不如把去。」大娘換些別樣點心，哄他罷，即便走
來，向主母道：「大娘丈夫適纔不知那裏拿這兩箇饅
頭，我想小男女正害肚腹病，儻看見偷喫了，這病却
不一發加重，欲要求大娘換甚不傷脾胃的點心，哄
那兩箇男女說罷，將饅頭放在桌上。」喻氏不知其細，
遂掠幾件付與他去，將饅頭放過。少頃，施復進來，把
薄老轉與家人饅頭之事，說向渾家，又道：「誰想到是
他的造化。」喻氏聽了，乃知把來換點心的就是，答道：
「元來如此，却也奇異。」便去拿那兩箇饅頭來，遞與施
復，道：「你拍這饅頭來看。」施復不知何意，隨手拍開，只

聽得卓上嘴的一響舉目看時乃是一錠紅錠束的
銀子問道饅頭如何你又取了他的喻氏將那婆娘
來換點心之事說出夫妻二人不勝嗟嘆方知銀子
趕人塵之不去命裏無時求之不來施復因憐念薄
老兒時常送此錢米與他到做了親戚往來歲後又
買塊地兒殯葬後來施德胤長大娶朱恩女兒過門
夫妻孝順施復之富冠于一鎮夫婦二人各壽至八
十外無疾而終至今子孫蕃衍與灘闕朱氏世為姻
誼云有詩為證

六金還取事雖微

感德天心畢鑒知

第十灘闕巧逢恩義報

好人到底得便宜

白玉孃忍苦

兩眼乾坤舊恨一腔今古湖愁隋宮笑苑舊風流

寂寞斜陽渡口一雙列家吟首首歌餘盡弔千秋

神仙廷怪總虛空只有網常不朽

買地兒殯葬後遂施德原去大妻朱恩女兒過門
大妻老願施復之富冠于一與夫婦二人各壽至八
十外無疾而終至令子孫蕃衍與潮關李氏世為姻
誼云有詩為證

蘇州西巷... 披人陞瓜... 此立

第十九卷

白玉孃忍苦成夫

兩眼乾坤舊恨一腔今古閒愁隋宮吳苑舊風流
寂寞斜陽渡口興到豪吟百首醉餘憑弔千秋
神仙迂怪總虛浮只有綱常不朽

這首西江月詞是勸人力行仁義扶植綱常從古以
來富貴空花榮華泡影只有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嬪
名傳萬古隨你負擔小人聞之起敬今日且說義夫
節嬪如宋弘不棄糟糠羅敷不從使君此一輩豈不
是扶植綱常的又如王允欲娶高門預逐其嬪買臣

宦達太晚見棄于妻那一輩豈不是敗壞綱常的真
个是人心不同涇渭各別有詩爲證

王允棄妻名遂損

賈臣離婦志堪悲

夫妻本是鴛鴦鳥

一對棲時一對飛

話中單表宋末時一个丈夫姓程雙名萬里表字鵬
舉本貫彭城人氏父親程文業官拜尚書萬里十六
歲時椿萱俱喪十九歲以父蔭補國子生員生得人
材魁岸志略非凡性好讀書兼習弓馬聞得元兵日
盛深以爲憂曾獻戰守和三策以直言觸忤時宰恐
其治罪棄了童僕單身潛地走出京都却又不取回
鄉欲往江陵府投奔京湖制置使馬光祖未到漢口
傳說元將兀良哈歹統領精兵長驅而入勢如破竹
程萬里聞得这个消息大喫一驚遂不敢前行躊躇
之際天色已晚但見

片片晚霞迎落日

行行倦鳥盼歸巢

程萬里想道且尋宿店打聽個實信再作區處其夜
只聞得戶外行人奔走不絕却都是上路逃難來的
百姓哭哭啼啼耳不忍聞程萬里已知元兵迫近夜
半便起身趁衆同走走到天明方纔省得忘記了包
裹在客店中來路已遠却又不好轉去取討身邊又

沒盤纏腹中又餓不免到村落中告乞一飮又好掙扎路途約莫走半里遠近忽然斜插裏一陣兵直衝出來程萬里見了飛向側邊一個林子裏躲避那枝兵不是別人乃是元朝元帥兀良哈歹部下萬戶張猛的遊兵前鋒哨探見一個漢子面目雄壯又無包裹躲向樹林中而去料道必是個細作追入林中不管好歹一索細翻解到張萬戶營中程萬里稱是避兵百姓並非細作張萬戶見他面貌雄壯留為家下程萬里事出無奈只得跟隨每日間見元兵所過殘滅如秋風掃葉心中暗暗悲痛正是

寧為太平犬

莫作離亂人

却說張萬戶乃興元府人氏有千斤膂力武藝精通昔年在鄉里間豪橫守將知得他名頭收在部下為偏裨之職後來元兵犯境殺了守將叛歸元朝元主以其有獻城之功封為萬戶撥在兀良哈歹部下為前部嚮導屢立戰功今番從軍日久思想家裏寫下一封家書把那一路擄掠下金銀財寶裝做一車又將擄到人口男女分做兩處差帳前兩個將校押送回家可憐程萬里遠離鄉土隨着眾人一路啼啼哭哭直至興元府到了張萬戶家裏將校把家書金銀

西世世書 卷十九
交割明白，又令那些男女叩見了夫人。那夫人做人
賢慧，就各撥一個房戶居住，每日差使伏侍。將校討
了回書，自向軍前回覆去了。程萬里住在興元府，不
覺又經年餘。那時宋元兩朝講和，各自罷軍將士寧
家。張萬戶也回到家中，與夫人相見過了，合家奴僕
都來叩頭。程萬里也只得隨班行禮。又過數日，張萬
戶把擄來的男女，揀身材雄壯的，留了幾個，其餘都
轉賣與人。張萬戶喚衆人來，分付道：汝等不幸生于
亂離時世，遭此塗炭，或有父母妻子，料必死于亂軍
之手，就是汝等還喜得遇我，所以尚在。若逢着別個

死去幾時了，今在此地。雖然是個異鄉，既為主僕，即
如親人一般。今晚各配妻子，與你們可安心居住，勿
生異心。後日帶到軍前，尋些功績，博個出身。一般富
貴，若有他念，犯出事來，斷然不饒的。衆人都流涕叩
頭道：若得如此，乃老爹再生之恩，豈敢又生他念。當
晚張萬戶就把那擄來的婦女，點了幾名。夫人又各
賞幾件衣服。張萬戶與夫人同出堂前，衆婦女跟隨
在後堂中，燈燭輝煌，衆人都叉手侍立兩傍。張萬戶
一一喚來配合。衆人一齊叩首謝恩，各自領歸房戶。
且說程萬里配得一個女子，引到房中，掩上門兒。夫

妻叙禮程萬里仔細看那女子年紀約有十五六歲，生得十分美麗，不像个以下之人，怎見得有西江月爲證。

兩道眉彎新月，一雙眼注微波青絲七尺，挽盤螺粉臉吹彈得破。望日嫦娥盼夜，秋宵織女停梭。画堂花燭聽歡呼，兀自含羞怯步。

程萬里得了一个美貌女子，心中歡喜，問道：小娘子尊姓何名？可是從幼在宅中長大的麼？那女子見問，沉吟未語，早落下兩行珠泪。程萬里把袖子與他拭了，問道：娘子爲何掉泪？那女子道：奴家本是重慶人。

氏姓白，小字玉孃。父親白忠官爲統制四川制置使，余玠調遣鎮守嘉定府，不意余制置身亾，元將兀良哈歹乘虛來攻，食盡兵疲力不能支。破城之日，父親被擒，不屈而死。兀良元帥怒我父守城抗拒將妾一門抄戮，張萬戶憐妾幼小，幸得免誅，帶歸家中爲婢。伏侍夫人，不意今日得配君子，不知君乃何處人氏，亦爲所擄。程萬里見說，亦是羈囚，觸動其心，不覺也。流下泪來，把自己家鄉姓名被擄情由，細細說與兩下。悽慘一場，却已二鼓。夫妻解衣就枕，一夜恩情十分美滿。明早起身梳洗過了，雙雙叩謝張萬戶已畢。

得在處在此

玉孃原到裏邊去了，程萬里感張萬戶之德，一切幹
辦公事加倍用心，甚得其歡。其夜是第三夜了，程萬
里獨坐房中，猛然想起功名未遂，流落異國，身為下
賤，玷宗辱祖，可不忠孝兩虛。欲待乘間逃歸，又無方
便，長歎一聲，潛潛淚下。正在自悲自歎之際，却好玉
孃自內而出，萬里慌忙拭淚，相迎容顏慘淡，餘涕尚
存。玉孃是個聰明女子，見貌辨色，當下挑燈共坐，叩
其不樂之故。萬里是個把細的人，倉卒之間，豈肯傾
心吐膽，自古道：

夫妻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玉孃更把

當下強作笑容，只答應得一句道：「沒有甚事。」玉孃情
知他有含糊隱匿之情，更不去問他。直至掩戶息燈，
解衣就寢之後，方纔低低啓齒，款款開言道：「程郎，妾
有一言，日欲奉勸，未敢輕談。適見郎君有不樂之色，
妾已猜其八九。郎君何用相瞞？萬里道：「程某並無他
意，娘子不必過疑。」玉孃道：「妾觀郎君才品，必非久在
人後者，何不覓便逃歸，圖個顯祖揚宗，却甘心在此，
為人奴僕，豈能得個出頭的日子？」程萬里見妻子說
出恁般說話，老大驚訝，心中想道：「他是婦人女子，怎
麼有此丈夫見識，道着我的心事？」况且尋常人家夫

婦分別、還要多少、留戀、不舍、今成親三日、恩愛方纔起頭、豈有反勸我還鄉之理、只怕還是張萬戶教他來試我、我便道、豈有此理、我爲亂兵所執、自分必死、幸得主人釋放、留爲家丁、又以妻子配我、此恩天高地厚、未曾報得、豈可爲此背恩忘義之事、汝勿多言、玉孃見說、嘿然無語、程萬里愈疑是張萬戶、試他到明早起身、程萬里思想張萬戶教他來試我、我今日偏要當面說破、固住了他的念頭、不來提防、好辦走路、梳洗已過、請出張萬戶到廳上坐下、說道、稟老爹、夜來妻子、忽勸小人逃走、小人想來、當初被游兵捉住、

蒙老爹救了性命、留作家丁、如今又配了妻子、這般恩德、未有寸報、況且小人父母已死、親戚又無、只此便是家了、還教小人逃到那里去、小人昨夜已把他埋怨一番、恐怕他自己情虛、反來造言、累害小人、故此特稟知老爹、張萬戶聽了、心中大怒、即喚出玉孃罵道、你這賤婢、當初你父抗拒天兵、兀良元帥要把你闔門盡斬、我可憐你年紀幼、小饒你性命、又恐爲亂軍所殺、帶回來、恩養長大、配个丈夫、你不思報効、反教丈夫背我、要你何用、教左右快取家法來、吊起賤婢、打一百皮鞭、那玉孃滿眼垂淚、啞口無言、衆人

連忙去取索子家法將玉孃一索捆翻正是

分明指與平川路

反把忠言當惡言

程萬里在旁邊見張萬戶發怒要吊打妻子心中懊悔道原來他是真心到是我害他了又不好過來討饒正在危急之際恰好夫人聞得丈夫發怒要打玉孃急走出來救護原來玉孃自到他家因德性溫柔舉止閑雅且是女工中第一伶俐夫人平昔極喜懽他的名雖爲婢相待却像親生一般立心要把他嫁个好丈夫因見程萬里人材出眾後來必定有些好日故此前晚就配與爲妻今日見說要打他不知因

甚緣故特地自己出來見家人正待要動手夫人止住上前道相公因甚要吊打玉孃張萬戶把程萬里所說之事告與夫人夫人叫過玉孃道我一向憐你幼小聰明特揀个好丈夫配你如何反教丈夫背主逃走本不當救你便是姑念初犯與老爹討饒下次再不可如此玉孃並不回言但是流淚夫人對張萬戶道相公玉孃年紀甚小不知世務一時言語差誤可看老身分上姑恕這次罷張萬戶道既夫人討饒且恕這賤婢倘若再犯二罪俱罰玉孃含淚叩謝而去張萬戶喚過程萬里道你做人忠心我自另眼看

禹里心機
玉孃腸熱
俱是英雄
本色

西世恒言 卷十九
你程萬里滿口稱謝走到外邊心中又想道還是做
下圈套來試我若不是怎麼這樣大怒要打一百夫
人剛開口討饒便一下不打免夫人在裏面那里曉
得這般快就出來救護且喜昨夜不曾說別的语言
還好到了晚間玉孃出來見他雖然面帶憂容却沒
有一毫怨恨意思程萬里想道一發是試我了說話
越加謹慎又過了三日那晚玉孃看了丈夫上下只
管相着欲言不言如此三四次終是忍耐不住又道
妾以誠心告君如何反告主人幾遭筆撻幸得夫人
救免然細觀君才貌必爲大器爲何還不早圖去計

若戀戀于此終作人奴亦有何望程萬里見妻子又
勸他逃走心中愈疑道前日恁般噴責他豈不怕又
來說起一定是張萬戶又教他來試我念頭果然決
否也不回言徑自收拾而臥到明早程萬里又來稟
知張萬戶張萬戶聽了暴躁如雷連喊道這賤婢如
此可恨快拿來敲死了罷左右不敢怠緩即向裏邊
來喚夫人見喚玉孃料道又有甚事不肯放將出來
張萬戶見夫人不肯放玉孃出來轉加焦躁却又碍
着夫人面皮不好十分催逼暗想道這賤婢已有外
心不如打發他去罷倘然夫妻日久恩深被這賤婢

至愛莫如
大妻而一
効忠言猶
有不相信
不此他人
一言不可
不慎也

醉世情言 卷十九
哄熱連這好人的心都要變了，乃對程萬里道：「這賤婢兩次三番誘你逃歸，其心必有他念，料然不是爲你，久後必被其害。待今晚出來，明早就教人引去賣了，別揀一個好的與你爲妻。」程萬里見說要賣他妻子，方纔明白。渾家果是一片真心，懊悔失言，便道：「老爹如今警戒兩番，下次諒必不敢。摠再說小人也斷然不聽。若把他賣了，只怕人說小人薄情，做親纔六日，就把妻子來賣。」張萬戶道：「我做了主，誰敢說你道罷，徑望裏邊而去。」夫人見丈夫進來，怒氣未息，恐還要責罰玉孃，連忙教閃過一邊，起身相迎，並不問起

女中家俠

這事張萬戶却又怕夫人不捨得玉孃出去，也分毫不題。且說程萬里見張萬戶決意要賣，心中不忍，割捨坐在房中暗泣。直到晚間，玉孃出來對丈夫哭道：「妾以君爲夫，故誠心相告，不想君反疑妾有異念，數告主人。主人性氣粗雄，必然懷恨，妾不知死所矣。然妾死不足惜，但君堂堂儀表，其爲下賤，不圖歸計爲恨耳。」程萬里聽說，泪如雨下，道：「賢妻良言，指迷自恨。一時錯見疑，主人使汝試我，故此告知，不想反累賢妻。」玉孃道：「君若肯聽妾言，雖死無恨。」程萬里見妻子恁般情真，又思明日就要分離，愈加痛泣，却又不好

極極矣
絕好情節
可恨寸學
究竟造分
對証傳奇
屏得雪淡

對他說知含泪而寢直哭到四更時分玉孃見丈夫
哭之不已料必有甚事故問道君如此悲慟定是主
人有害妾之意何不明言程萬里料瞞不過方道自
恨不才有負賢妻明日主人將欲鬻汝勢已不能挽
回故此傷痛玉孃聞言悲泣不勝兩個攬做一團哽
哽咽咽却又不放聲天未明即便起身梳洗玉孃
將所穿繡鞋一隻與丈夫換了一隻舊履道後日倘
有見期以此為証萬一永別妾抱此而死有如同穴
說罷復相抱而泣各將鞋子收藏到了天明張萬戶
坐在中堂教人來喚程萬里忍住眼泪一齊來見張

萬戶道你這賤婢我自幼撫你成人有甚不好屢教
丈夫背主本該一劍斬你便是且看夫人分上姑饒
一死你且到好處受用去罷叫過兩個家人分付道
引他到牙婆人家去不論身價但要尋一下等人家
磨死這不受人擡舉的賤婢便了玉孃要求見夫人
拜別張萬戶不許玉孃向張萬戶拜了兩拜起來對
着丈夫道聲保重含着眼泪同兩個家人去了程萬
里腹中如割無可奈何送出大門而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比及夫人知覺玉孃已自出門去了夫人曉得張萬

難為情

戶情性誠恐他害了玉孃性命今日脫離虎口到也
絲他且說兩個家人引玉孃到牙婆家中恰好市上
有個經紀人家要討一婢見玉孃生得端正身價又
輕連忙兌出銀子交與張萬戶家人將玉孃領回家
去不題且說程萬里自從妻子去後轉思轉悔每到
晚間走進房門便覺慘傷取出那兩隻鞋兒在燈前
把玩一回嗚嗚的啼泣一回哭勾多時方纔睡臥次
後訪問得就賣在市上人家幾遍要悄地去再見一
面又恐被人覷破報與張萬戶反壞了自己大事因
此又不敢去那張萬戶見他不聽妻子言語信以為

悔可知

實諸事委託毫不隄防程萬里假意殷勤愈加小心
張萬戶好不喜歡又要把妻子配與程萬里不願意
且慢着候隨老爺到邊上去有些功績回來尋個名
門美眷也與老爺爭氣光陰迅速不覺又過年餘那
時兀良哈友在鄂州鎮守值五十誕辰張萬戶昔日
是他麾下裨將收拾了許多金珠寶玉思量要差一
個能幹的去賀壽未得其人程萬里打聽在肚裏思
量趁此機會脫身去罷即來見張萬戶道聞得老爹
要送兀良爺的壽禮尚未差人我想衆人都有掌管
脫身不得小人總是在家沒有甚事到情願任這差

使張萬戶道若得你去最好只怕路上不慣喫不得辛苦程萬里道正爲在家自在慣了怕後日隨老爹出征受不得辛苦故此先要經歷些風霜勞碌好跟老爹上陣張萬戶見他說得有理並不疑慮就依允了寫下問候書札上壽禮帖又取出一張路引以防一路盤詰諸事停當擇日起身程萬里打疊行李把玉孃繡鞋都藏好了到臨期張萬戶把東西出來交付明白又差家人張進作伴同行又把十兩銀子與他盤纏程萬里見又有一人同去心中煩惱欲要再稟恐張萬戶疑惑且待臨時又作區處當下拜別張

萬戶把東西裝上生口離了興元望鄂州而來一路自有館驛支討口糧並無擔閣不則一日到了鄂州借個飯店寓下來日清早二人賚了書札禮物到帥府衙門掛號伺候那兀良元帥是節鎮重臣故此各處差人來上壽的不計其數衙門前好不熱鬧三通畫角兀良元帥開門升帳許多將官僚屬參見已過然後中軍官引各處差人進見呈上書札禮物兀良元帥一一看了把禮物查收分付在外伺候回書衆人答應出來不題且說程萬里送禮已過思量要走怎奈張進同行同臥難好脫身心中無計可施也是

頗似忠義
堂上人物

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
萬里亦縱
橫之才

他時運已到天使其然那張進因在路上鞍馬勞倦
却又受了些風寒在館店上生起病來程萬里心中
歡喜正合我意欲要就走却又思想道大丈夫作事
須要來去明白原向帥府候了回書到寓所看張進
時人事不省毫無知覺自己即便寫下一封書信一
齊放入張進包裹中收好先前這十兩盤纏銀子張
進便要分用程萬里要穩住張進的心却摠放在他
包裹裡面等到鄂州一齊買人事送人今日張進病
倒程萬里取了這十兩銀子連路引鋪陳打做一包
收拾完備却叫過主人家來分付道我二人乃與元

張萬戶老爹特差來與元良爺上壽還要到山東史
丞相處公幹不想同伴的路上辛苦身子有些不健
如今行動不得若等他病好時恐怕誤了正事只得
且留在此調養幾日我先往那里公幹回來與他一
齊起身即取出五錢銀子遞與道這薄禮權表微忱
勞主人家用心看顧得他病體痊安我回時還有重
謝主人家不知是計收了銀子道早晚服侍不消牽
掛但長官須要作速就來便好程萬里道這個自然
又討些餅來喫飽背上包裹對主人家叫聲暫別大
踏步而走正是

鰲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離了鄂州、望着建康而來，一路上有了路引，不怕盤詰，並無阻滯。此時淮東地方已盡數屬了胡元萬里，感傷不已。一徑到宋朝地面，取路直至臨安。舊時在朝宰執都另換了一班人物，訪得見任樞密副使周翰，是父親的門生，就館于其家。正直度宗收錄先朝舊臣子孫，全虧周翰提挈，程萬里亦得補福建福清縣尉。尋了个家人，取名程惠，擇日上任，不在話下。且說張進在飯店中，病了數日，方纔精神清楚，眼前不見了程萬里，問主人家道程長官怎麼不見主人家。

道程長官十日前說還要往山東史丞相處公幹，因長官有恙，他獨自去了，轉來同長官回去。張進大驚道：何嘗又有山東公幹，被這賊趁我有病逃了，主人家驚問道：長官一同來的，他怎又逃去？張進把當初擄他情由細說，主人懊悔不迭，張進恐怕連他衣服取去，即忙教主人家打開包裹看時，却留下一封書信，并兀良元帥回書一封，路引盤纏盡皆取去，其餘衣服一件不失。張進道：這賊狼子野心，老爹恁般待他，他却一心戀着南邊，怪道連妻子也不要，又將息了數日，方纔行走得動，便去稟知兀良元帥，另自打

西州雜記 卷十九
發盤纏路引，一面行文，挨獲程萬里。那張進到店中，筭還了餽錢，作別起身。星夜趕回家，叅見張萬戶，把兀良元帥回書呈上看過，又將程萬里逃歸之事稟知。張萬戶將他遺書拆開看時，上寫道：

門下賤役程萬里奉書。恩主老爺臺下，萬里向蒙不殺之恩，收爲廝養，委以腹心，人非艸木，豈不知感。但聞越鳥南棲，狐死首丘，萬里親戚墳墓，俱在南朝。早暮思想，食不甘味，意欲稟知恩相，乞假歸省，誠恐不許。以此斗膽輒行，在恩相幕從如雲，豈少一走卒。放某還鄉，如放一鴿耳。大恩未報，刻

刻于懷，銜環結艸，生死不負。程萬里自到任以來，日夜想念玉孃恩義，不肯再娶。但南北分爭，無由訪覓，時光迅速，歲月如流，不覺又是二十餘年。程萬里因爲官清正廉能，已做到閩中安撫使之職。那時宋朝氣數已盡，被元世祖直擣江南，如入無人之境，逼得宋末帝奔入廣東厓山海島中駐蹕，止有八閩全省，未經兵火，然亦彈丸之

地料難抵敵，行省官不恐百姓罹于塗炭，商議將圖籍版輿上表，亦歸元主元主將合省官俱加三級程萬里陞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到任之後，思想與元乃是所屬地方，即遣家人程惠將了向日所贈繡鞋，并自己這隻鞋兒前來訪問妻子消息，不題。且說娶玉孃那人，是市上開酒店的顧大郎，家中頗有幾貫錢鈔，夫妻兩口，年紀將近四十，並無男女。渾家和氏每勸丈夫討个丫頭伏侍，生育男女。顧大郎初時恐怕淘氣，心中不肯，到是渾家叮囑牙婆尋覓，聞得張萬戶家發出个女子，一力攬掇討回家去。渾家見玉

孃人物美麗，性格温存，心下歡喜，就房中側邊打個舖兒，到晚間又准備些夜飯擺在房中。玉孃暗解其意，佯爲不知，坐在厨下。和氏自家走來道：「夜飯已在房裏了，你怎麼反坐在此？」玉孃道：「大娘自請，婢子有在這裡。」和氏道：「我們是小戶人家，不像大人家有許多規矩，止要勤儉做人家，平日只是姊妹相稱便了。」玉孃道：「婢子乃下賤之人，倘有不到處得免噴責，足矣，豈敢與大娘同列？」和氏道：「不要疑慮，我不是那等嫉妬之輩，就是娶你，也到是我的意思，只爲官人中年無子，故此勸他取个偏房，若生得一男半女，即如

心堅鉄石
吐詞峻絕

與我一般你不要害羞可來同坐喫盃合歡酒玉孃道婢子蒙大娘擡舉非不感激但生來命薄爲夫所棄誓不再適倘必欲見辱有死而已和氏見說心中不悅道你既自願爲婢只怕喫不得這樣苦哩玉孃道但憑大娘所命若不如意任憑責罰和氏道既如此可到房中伏侍玉孃隨至房中他夫妻對坐而飲玉孃在傍篩酒和氏故意難爲他直飲至夜半顧大郎喫得大醉衣也不脫向牀上睡了玉孃收拾過家火向厨中喫些夜飯自來舖上和衣而睡明早起來和氏限他一日紡績玉孃頭也不擡不到晚都做完了

錯認好

了交與和氏和氏暗暗稱奇又限他夜中趲趕多少玉孃也不推辭直紡到曉一連數日如此毫無厭倦之意顧大郎見他不肯向前日夜紡績只道渾家妬忌心中不樂又不好說得幾番背了渾家與玉孃調戲玉孃嚴聲厲色顧大郎懼怕渾家知得笑話不敢則聲過了數日忍耐不過一日對渾家道既承你的美意娶這婢子與我如何教他日夜紡績却不容他近我和氏道非我之過只因他第一夜如此作喬恁般推阻爲此我故意要難他轉來你如何反爲好成歉顧大郎不信道你今夜不要他紡織教他早睡看

是怎麼和氏道這有何難到晚間玉孃交過所限生
活和氏道你一連做了這幾時今晚且將息一晚明
日做罷玉孃也十數夜不睡覺道勞倦甚合其意喫
過夜飯收拾已完到房中各自睡下玉孃是久困的
人放倒頭便睡着了顧大郎悄悄的到他舖上輕輕
揭開被推進身子把他身上一摸却原來和衣而臥
顧大郎即便與他解脫衣裳那衣帶都是死結如何
扯拽得開顧大郎性急把他亂扯纔扯斷得一條帶
子玉孃在睡夢中驚醒連忙跳起被顧大郎雙手抱
住那里肯放玉孃亂喊殺人顧大郎道既在我家喊

顧陽烈志
藥乎不可
犯

也沒用不怕你不從我和氏在牀假做睡着聲也不
則玉孃掙脫不得心生一計道官人你若今夜辱了
婢子明日即尋一條死路張萬戶夫人平昔極愛我
的曉得我死了料然決不與你干休只怕那時破家
蕩產連性命亦不能保悔之晚矣顧大郎見說果然
害怕只得放手原走到自己床上睡了玉孃眼也不
合直坐到曉和氏見他立志如此料不能強反認爲
義女玉孃方纔放心夜間只是和衣而臥日夜辛勤
紡織約有一年玉孃估計積成布匹比身價已有二
倍將來交與顧大郎夫婦求爲尼姑和氏見他誠懇

和氏亦賢
婦也

西世恒言

卷十九

更不强留，把他這些布匹盡施與為出家之費，又備了些素禮，夫婦二人同送到城南曇花菴出家。玉孃本性聰明，不勾三月，把那些經典諷誦得爛熟。只是心中記掛着丈夫，不知可能勾脫身逃走。將那兩隻鞋子做个囊兒，盛了藏于貼肉老尼出菴去了，就取出觀玩，對着流淚。次後央老尼打聽，知得乘機走了，心中歡喜，早晚誦經祈保，又感顧大郎夫婦恩德也。在佛前保佑，後來聞知張萬戶全家抄沒，夫婦俱喪。玉孃思念夫人幼年養育之恩，大哭一場，禮懺追薦。詩云：

數載難忘養育恩

看經禮懺薦夫人

為人若肯存忠厚

雖不關親也是親

且說程惠奉了主人之命，星夜趕至興元城中，尋个客店寓下，明日往市中訪到顧大郎家裏。那時顧大郎夫婦年近七旬，鬚鬢俱白，店也收了，在家持齋念佛，人都稱他為顧道人。程惠走至門前，見老人家正在那里掃地。程惠上前作揖道：太公借問一句說話，顧老還了禮，見不是本處鄉音，便道：客官可是要問路徑麼？程惠道：不是要問昔年張萬戶家出來的程娘子，可在你家了？顧老道：客官，你是那里來的？問他

怎麼程惠道我是他的親戚幼年離亂時失散如今特來尋訪顧老道不要說起當初我因無子要娶他做个通房不想自到家來從不曾解衣而睡我幾番捉弄他他執意不從見伊立性貞烈不敢相犯到認做義女與老荆就如嫡親母子且是勤儉紡織有時直做到天明不上一年將做成布匹抵償身價要去出家我老夫妻不好強留就將這些布匹送與他出家費用又備些素禮送他到南城曇花菴爲尼如今二十餘年了足跡不曾出那菴門我老夫婦到時常走去看看他也當做親人一般又聞得老尼說至今

未嘗解衣寢臥不知他爲甚緣故這幾時因老病不曾去看得客官既是你令親徑到那里去會便了路也不甚遠見時到與老夫代言一聲程惠得了實信別了顧老問曇花菴一路而來不多時就到了看那菴也不甚大程惠走進了菴門轉過左邊便是三間佛堂見堂中坐着个尼姑誦經年紀雖是中年人物到還十分整齊程惠想道是了且不進去相問就在門檻上坐着袖中取出這兩隻鞋來細玩自言自語道這兩隻好鞋可惜不全那誦經的尼姑却正是玉孃他一心對在經上忽聞得有人說話方纔擡起頭

好身識

來見一人坐在門檻上手中玩弄兩隻鞋子，看來與自己所藏無二。那人却又不是丈夫，心中驚異，連忙收掩經卷，立起身向前問訊。程惠把鞋放在檻上，急忙還禮。尼姑問道：「檀越借鞋履一觀。」程惠拾起遞與尼姑看了，道：「檀越這鞋是那里來的？」程惠道：「是主人差來尋訪一位娘子。」尼姑道：「你主人姓甚？何處人氏？」程惠道：「主人姓程，名萬里，本貫彭城人氏。今現任陝西參政。」尼姑聽說，即向身邊囊中取出兩隻鞋來，恰好正是兩對。尼姑眼中流淚不止。程惠見了，倒身下拜，道：「相公特差小人來尋訪主母，適纔問了顧太公。」

悲喜交集

痛定思痛

豁然世外

指引到此，幸而得見尼姑，道：「你相公如何得做這等大官？」程惠把歷官閩中，并歸元陞任至此說了一遍。又道：「相公分付如尋見主母，即迎到任所相會。望主母收拾行裝，小人好去雇倩車輛。」尼姑道：「吾今生已不望鞋履復合，今幸得全，吾願畢矣。豈別有他想？你將此鞋歸見相公夫人，為吾致意，須做好官，勿負朝廷。勿虐民下。我出家二十餘年，無心塵世久矣。此後不必掛念。」程惠道：「相公因念夫人之義誓，不再娶。夫人不必固辭。」尼姑不聽，望裏邊自去。程惠央老尼再三苦告，終不肯出。程惠不敢苦逼，將了兩隻鞋履回。

○高○

至客店取了行李連夜回到陝西衙門見過主人將鞋履呈上細述顧老言語并玉孃認鞋不肯同來之事程叅政聽了甚是傷感把鞋履收了即移文本省那省官與程叅政昔年同在闕中爲官有僚友之誼見了來文甚以爲奇即行檄仰興元府官吏具禮迎請興元府官不敢怠慢準備衣服禮物香車細輦笙簫鼓樂又取兩個丫鬟伏侍同了僚屬親到曇花菴來禮請那時滿城人家盡皆曉得當做一件新聞扶老挈幼爭來觀看且說太守同僚屬到了菴前下馬約退從人徑進菴中老尼出來迎接太守與老尼說

白氏仇元
良氏而不
仇張亦其
平也

知來意要請程夫人上車老尼進去報知玉孃見太守與衆官來請料難推托只得出來相見太守道本省上司奉陝西程叅政之命特着下官等具禮迎請夫人上車往陝西相會車輿已備望夫人易換袍服即便登輿教丫鬟將禮物服飾呈上玉孃不敢固辭教老尼收了謝過衆官即將一半禮物送與老尼爲終老之資餘一半囑托地方官員將張萬戶夫妻以禮改葬報其養育之義又起七晝夜道場追薦白氏一門老小好事已畢丫鬟將袍服呈上玉孃更衣到佛前拜了四拜又與老尼作別出菴上車府縣官俱

不念舊惡
不忘報施
昔如烈文
失所為

廢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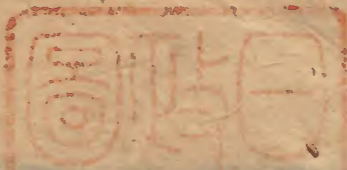
隨于後，玉孃又分付，還要到市中去拜別顧老夫。去路上鼓樂喧闐，直到顧家門首，下車顧老夫婦出來相迎慶喜。玉孃到裏邊拜別，又將禮物贈與顧老夫婦，謝他昔年之恩。老夫婦流淚收下，送至門前，不忍分別。玉孃亦覺惻然，含泪登車，各官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太守又委僚屬李克復率領步兵三百防護車輿，一路經過地方官員，知得都來迎送饋禮，直至陝西省城。那些文武僚屬，準備金鼓旗幡，離城十里迎接。程叅政也親自出城遠迎，一路金鼓喧天，笙簫振地，百姓們都滿街結綵，香花燈燭相迎，直至衙門

後堂，私衙門口下車。程叅政分付僚屬，明日相見，把門掩上，回至私衙，夫妻相見，拜了四雙八拜，起來相抱而哭，各把別後之事細說一遍，說罷又哭。然後奴僕都來叩見，安排慶喜筵席，直飲至二更，方纔就寢。可憐成親止得六日，分離到有二十餘年，此夜再合，猶如一夢。次日程叅政升堂，僚屬俱來送禮慶賀。程叅政設席款待，大吹大擂，一連開宴三日，各處屬下曉得，都遣人稱賀，自不必說。且說白夫人治家有方，上下欽服，因自己年長料難生育，廣置姬妾。程叅政連得二子，自己直加銜平章，封唐國公，白氏封一品

夫人之賢
叅政之福
何前而
後也

西州言
夫人二子亦爲顯官後人有詩爲證

六日夫妻止載別
剛腸一槁堅如鐵
分鞋今日再成雙
畱與千秋作話說



第十九卷

